
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 理論基礎

播種社印行

播種社版

馬克斯列甯主義的理論基礎

阿多辣茨基 著
柯雪飛 譯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初版

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基礎

▼定價大洋二角▲

著者 阿多辣茨基

譯者 柯雪飛

出版者 播種社

代售處

新知書店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教育路七〇號

版權所有

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

一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理論與實際

列寧所下的馬克思主義定義，就是牠是無產階級在革命的階級鬥爭中之革命理論與實際。無產階級的任務就在於：

「自覺的參加那在我們眼前進行着的社會改造的歷史過程。」（見馬克思著的「福格特先生」一文，一八六〇年）

無產階級，由於牠在生產中和社會中所佔的地位，應成爲一切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而擁護共產主義的鬥爭之領袖，組織者，領導者。

一八四六年馬克思說過：

「在我們看來，共產主義不是應當被規定的狀態，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應的理想。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就是消滅現時狀態的實在的運動。這種運動的條件是從目前存在的那些前提之中產生出來的。」

馬克思所認定的共產主義這些前提就是：工人階級的生長（牠的數量上的生長及其自覺性的生長），大工業和生產的社會性，——這些已經在資本主義之下生長起來。

馬克思說：

『社會勞動的生產力之發展，就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辯護。於是，資本恰恰不自覺地創造着更高的生產方法之物質條件。』（『資本論』第二卷）

但是，生產資料之私有——這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是生產力往前發展的障礙。祇有奪取了自己的專政的無產階級，才能打破這些障礙。無產階級應當打破資產階級國家的機關，在國內戰爭中保持自己的政權，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佔有大工業，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以使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來改造全部生產，在開始時利用資本主義所遺留下的那種材料，儘可能的更迅速的大規模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無產階級把非無產階級的階層，被資本所壓迫和剝削的人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工業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實行改造全部生產，改制小生產者，使他們變做社會主義的組成員。於是，無產階級創造着人類共同生活的新的物質基礎，而且經過階級鬥爭，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消滅階級，達到無階級的社會。

。無產階級的全世界歷史的任務，就是這樣。

革命的理論，就是說，基於世界各國的革命與工人運動之經驗的科學的結論與總和，對於現代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有極大的意義。

列甯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這樣的理論之基礎，曾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並且由列甯繼續發展了。各國工人階級在幾十年的過程中得了一種可能在自己的鬥爭經驗裏來檢查這個理論。在工人階級的鬥爭中，這個理論已經起了而且還起着極大的作用。

比方在俄國，如果我們沒有共產黨的堅固的穩定的領導，——基於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領導，如果工人階級沒有承認正是這樣的領導是正確的，那末，我們也許不能奪取政權，不能保持政權，不能正確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了。工人階級在其鬥爭之中，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就要戰勝全世界的資產階級。

馬克思主義沒有給什麼可以背誦而隨時隨地都一樣應用無須再加考慮的現成藥方。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他給着一般的指示：應當怎樣去進行工人階級的鬥爭。馬克思研究着現在已經有的一切社會現象，指導着工人運動，而得出了結論，指出了發展的一般方向，並且根據經驗而指示了不可避免的過程。馬

克思指出了用革命手段改造資本主義社會，而為共產主義社會的不可避免性，指出了在這個事業上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指出了由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之必然性，指出了這個時期的國家將要是無產階級的專政。但是，世界革命的實在的過程在一切詳細之處將是怎樣，馬克思當然不能夠想到，而且他自己也沒有撫定這樣的任務。

馬克思告訴了我們：要解決關於在某個歷史時期，在某個國家，在某種環境中，應當幹什麼的問題，就祇有切實研究（利用科學的共產主義的方法）和估計不但這一國內部的，而且還有其他國家的，全世界的整個環境裏的這個當前的歷史形勢（時時變化的）之一切特點，才有可能。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根據這樣的研究，才能用「這個階級的一切思想着的代表者」的努力去定出「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與經驗之外）政治感覺，以便迅速和正確的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列甯，「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

馬克思主義從群眾的真正鬥爭中去取得自己的觀念。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在與群眾革命運動的最密切的聯繫中規定出來的。這個理論，並不是根據於「某個世界雜新家所發見和規定的」觀念，而

「不過是現在已有的階級鬥爭的實在條件和在我們眼前進行着的歷史運動之一般的表現。」〔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無產階級說明「牠自己本身的行動條件與本質」（恩格斯，「反杜林」）

無產階級理論家的任務，並不是從自己的腦子裏虛構出社會主義的計劃來，而是發見那些被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身所造成的從剝削之中解放出來的條件，發見實際生活本身所顯示的道路，以實現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群眾的任務，幫助他們為共產主義而鬥爭，這樣去領導他們的鬥爭，使得剝削者社會的破壞能夠更迅速，而無產階級與一切勞動者的犧牲能夠更少。我們已經說過，無產階級，由於牠在生產中和社會中所佔的地位，可以并且應當組織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當為無產階級服務，使牠「能夠更加迅速和更加容易的去剷除一切剝削」。在這裏，只有一般的論據是不夠的。必須確切的解決日常的政治鬥爭與建設的各種具體問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基於科學的領導，就必須有根據於研究現實的先見，運用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

斯達林同志說：

『祇有理論，纔能給運動以自信力，決定方向的力量，以及對於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的了解，因為理論，而且只有理論才能幫助實踐上的了解：不但一些階級現在在怎樣活動，向着那裏活動，而且這些階級在最近的將來要怎樣活動，將要向着那裏活動。』（斯達林，『論列甯主義的基礎』）

我們已經說過，無產階級的鬥爭，是由他的先鋒隊——共產黨所領導的。

一八九九年列甯在其『我們最近將來的任務』那篇文章裏着重指出。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

『「不是簡單的爲對工人運動服務」，任務是在於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聯結起來……把一定的社會主義理想貫注於自發的工人運動之中，使工人運動與那些應當站在現代科學水平綫上的社會主義信仰聯結起來，使工人運動與爭取民權主義，即爭取社會主義實現的方法之有系統的政治鬥爭聯結起來，總而言之：把這個自發的運動與革命政黨的行動融合或爲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西歐的社會主義與民權主義的歷史，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我們的工人運動的經驗，——這就是應當獲得的材料，以便製定我們黨的適當的組織與策略。』（列甯全集第二卷）

往後列甯又指出，不能把現成的公式依樣葫蘆的搬到新的特殊條件裏來。

『「製作」這種材料應當是獨立的，因為無論什麼地方我們也找不到現成的標本。』(同上)

列甯指出：『俄國工人運動跟西歐工人運動處於完全不同的條件。』

他方面，俄國過去的一些革命黨的一切方面，決不是全都可以作為榜樣的。

列甯認為：

『必須從俄國的老名角那裏去學習革命的和秘密的技術』，同時列甯又指出：

這『並不能使我們放棄一種以批評態度去對付他們，以及獨立的製定我們自己的組織的義務。』(同上)

這樣，列甯確切的做效馬克思的方法，而肯定了理論的內容，指出了必須獨立研究新的經驗，同時又指出，應當利用以前的發展所獲得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理論家應當表現羣衆運動的革命任務，領導這個運動，從這個運動中去學習，利用世界革命的一切經驗。列甯的著作與行動，恰恰表現了這種精神。列甯特別着重那些與羣衆聯繫着的理論家。一九一八年列甯寫

過：

「革命家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庸人和小資產階級者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善於對黑暗的羣衆鼓吹正在成熟的革命必要，證明革命之不可避免，說明革命對民衆的益處，準備無產階級和一切勞動者以及被剝削羣衆去革命。」（見「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此地着重指出了善於和最黑暗的羣衆聯繫起來之全部重要性，要善於吸引他們去參加運動，引導他們這樣走向革命的立場，使「羣衆自己在本身的經驗中相信黨的路線是正確的」。這是列甯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這個原則被共產國際綱領所接受，而且是馬克思與列甯的全部活動中最特色的最特別的一點。

列甯說過：

「共產主義者的全部任務，就是善於說明落後者，善於在他們當中進行工作，而不是用虛構的幼稚的「左的」口號去和他們隔離。」（見「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

一九一四年自由派報紙——「言論」報，曾經責備布爾塞維克反對取消主義的鬥爭

，而痛哭了『紛爭之貫注於工人羣衆中』。列甯在他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對工人的鬥爭的態度』文章裏寫道：

「我們歡迎『紛爭之貫注於工人羣衆中』，因為這個羣衆，而且只有這個羣衆，才把『紛爭』與實質上的爭論分開，自己在爭論之中去分析問題，擬定自己的意見，他們所解決的問題不是『和誰』同走的問題，而是向那裏走的問題，這就是，關於自己的，確定的，明白的，由自己考慮過和審查過的路線問題。」（列甯全集十七卷，四九五頁）

這個路線的製定，這種工人羣衆的政治教育的進行，沒有別的道路，只有『堅定的，一貫的，澈底實行無產階級的影響，趨向，方針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同上，五〇四頁）

這裏，無論何時都不要忘記，羣衆是在自己本身的經驗中，從實際生活裏去學習的，而不僅是在書本上學習的。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所作的序言之裏面（一八九〇年德文版）寫道：

「在馬克思看來，『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論點的最後勝利的唯一保障

，就是工人階級智力的發展——這是共同活動與討論的必然的果實。事變和反對資本的鬥爭的進退，勝利，尤其是失敗，必定要在鬥爭者面前，揭開他們所固執的那些治療百病的江湖秘訣，是完全不夠的，並且把他們的頭腦變得更清楚，以便切實的了解工人解放真正的條件。」

於是，從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真正羣衆的鬥爭中，以及從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所實行的對於這個鬥爭的自覺的領導中，就形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牠與烏托邦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妥協的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同的。科學的共產主義，根據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以及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的承認，而不是簡單地根據於一種慈善的願望。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在新條件中的繼續與發展的列寧主義。這個理論包含着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般問題及其具體的應用，牠是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鬥爭中所必需的，牠給運動以覺悟、信心和決心，牠把那些能够以牠爲指導的人們，從迷惑與動搖之中解放出來，幫助找到更正確的道路，幫助更容易和更可靠的得到勝利和鞏固勝利。

一一 列甯主義及其國際意義

因爲上述的理論與現實之間最密切的聯繫，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所產生的全都環境的變化，必然要在理論上反映出來。

列甯從馬克思那裏所接受了的理論基礎——辯證法唯物論，曾經由列甯往前獨立地發展了。

列甯必須在另一種新的條件之下來活動，許多問題必須按照新的方法來解決，同時，列甯利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在開始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帝國主義時代的複雜的新環境中，解決了爲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而鬥爭的困難任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後，第二國際最偉大的理論家與領袖中之任何一人，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祇有列甯才執行了這個任務，因爲他與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有密切的聯繫，並且領會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非他人所可及。列甯是無產階級全世界歷史任務之最正確的代表者。列甯在三次革命中領導了無產階級的鬥爭，向時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一切組成部份都向前推進了，發展了。因此，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最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得到了列甯主義的名稱，這有充分的理由。

列甯的時代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不同。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處的時代，他們製定自己的理論的時代，正是無產階級日益確定的開始了鬥爭而成爲一種獨立的力量，而這又使得資產階級日益傾向於和反動勢力勾結的時代。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在其「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小冊子中寫道：十九世紀進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這個問題，他是根據他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就得出的結論，並且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經驗而闡明出來的。一八五六年春天，他在英國工人報「人民報」(Peoples Paper)的紀念會上的演講中說過：

『所謂一八四八年的各個革命，只是比較不大的事變，無關重要的破裂和資產階級社會的堅固外皮的繃摺。但是這些革命暴露了一個深淵。在似乎堅固的表面上暴露了極大的海洋，牠要是泛濫起來，足以打碎和沉沒一些整個的大陸。這些革命。紛亂的和誼譁地宣佈了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說，揭開了十九世紀及其革命的秘密。』

馬克思在其演講的結句中指出：

『英國工人——這是現代工業的長子。因此。他們當然不是那些應當產生這

個工業的產物——革命——的人們隊伍中之最後的人們。這個革命就是他們的整個階級在全世界上的解放：這個革命是國際的，亦如資本統治和雇庸奴隸制是國際的一樣。」

馬克思宣佈了無產階級革命到來之不可避免。但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時，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到來。

馬克思預先看到了，發展的過程必然要進到大資本的壟斷，而且指出了這一點。

但是在全世界上大資本壟斷之真正廣泛的統治，即走到了財政資本的統治，進到帝國主義，這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才到來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統治（以及殖民地的掠奪）之中心，就是英國。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德國和美國）裏面資本主義比英國發展得更加雄厚。一切的殖民地已被佔領了。在十九世紀末，不是爲着瓜分世界，而已經是爲着重分世界而鬥爭了，在帝國主義的列強掠奪者之間，發生殘酷的鬥爭。進到了帝國主義時代——高利貸資本，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融合而爲財政資本的時代，——財政資本統治的時代。進到了如列寧所說的『腐化的，臨死的資本主義』的時候。關於帝國主義經濟的特點

，參看列寧的大著作『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有中文譯本一九三六年蘇聯世界政治世界經濟研究院增訂之增訂本亦已有中文譯本。

還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以前，特別在戰爭到來的時候，在老的發展了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開始造成革命環境，這是資本主義矛盾特別激烈的尖銳化之結果，就是：物價高漲，壓迫的加強，工人階級群眾地位的惡化之結果。還在大戰以前，革命已經生長了。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之後不久就開始東方各國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有波斯革命，一九〇八年到一九〇九年有土耳其革命，一九一一年有中國革命。在歐洲各國；革命接近的象徵，是英國最大的罷工（一九一一年鐵路工人的總罷工，一九一二年礦工罷工），德國工人的鬥爭（一九一〇年爲擁護普魯士的普選權的示威運動），俄國工人的發動。（反對一九一二年列納河慘殺案的罷工，一九一四年夏天在巴庫及其他地方的罷工彼得堡的示威，這些示威進到了武裝衝突和巷戰障礙物的建築等等。）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已經直接提到議事日程上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切基本條件已經成熟了，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成了客觀上必要的東西了。已經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去代替資產階級專政了，因爲現代社會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

階級才能够把勞動者從資產階級統治所給他們造成的絕路裏引導出來。

但是在全世界的工人政黨中，對於執行領導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任務有了真正的準備的，却只有以列寧爲首的布爾塞維克的黨。

在西歐各國，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被撲滅之後所進到的反動統治的長久時期之中，在工人政黨裏已經鞏固了只能作合法鬥爭的習慣，同時，機會主義也生長了，發展了，堆積了許多『機會主義的糞』（列寧的說法）。

機會主義影響相當鞏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資本家用他們從掠奪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所得到的一部份額外利潤去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少數工人貴族的階層），這是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固有的現象。這就是工人階級本身中造成了相當的——固然是少數的——階層，這階層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是無產階級中資產階級影響的傳達者。

隨着帝國主義戰爭的開始，在整個環境中進到了一個大轉變。在西歐各國——『自由的』，立憲的，共和的國家裏，武裝暴動之必要，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之必要，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了，因爲除了用流血的鬥爭之外，便沒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從剝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在歐洲各政黨中，只有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才實行了這種鬥爭的認真的準備，因為從十九世紀中葉起，俄國便開始形成了革命形勢，俄國便開始生長了歐洲最有力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切矛盾都在俄國結合起來了，俄國成了這些矛盾的「總樞紐」。強大民族對被壓迫民族的壓迫，以及沙皇制度（當時最野蠻的政治壓迫形式）之軍事封建的壓迫，都集中在俄國。在俄國，貴族的土地佔有制，以及在經濟上（特別在農民經濟上），生活上，和政治組織上農奴制度的無數的殘餘，繼續保存着。同時，在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了，集中於少數中心城市的大工業迅速生長了，工人階級生長了，銀行資本、新迪加、和托辣斯，——即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之最高形式也發展了（特別在一九〇五年以後）。除了反對貴族地主的農民戰爭生長以外，又發展着反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戰爭。產生了這兩種階級戰爭之結合，即馬克思認為對無產階級勝利特別有利的東西。

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指出俄國革命的接近，指出了這個大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之異常迅速的過程，指出了沙皇壓迫之不可忍受。

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了解了：（一）俄國社會制度之全部複雜性，這裏存在了一切

社會制度，從原始制度至最新的現代制度止；（一八八五年恩格斯給查蘇里赤的信中說到：『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從原始的公社至最大的工業和最高的現代財政。』）（二）估計了革命形勢之存在：革命所等待的只是一個推動，即此就可以使廣大的羣衆運動起來；（三）預見了革命爆發的莫大的力量，預見了將到來的革命必然是異常強暴和異常激烈的；（一八七〇年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到：『俄國將快要發生最厲害的革命。』）（四）預見了這個國裏將要來到的衝突之空前廣泛性；（一八五六年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說到：『這一次將是從來沒有的空前的破產，一切的成份都存在着：高潮的強烈性，高潮之普遍及其吸引一切有產者的和統治的社會成份去參加運動。』）（五）俄國革命對於世界革命有莫大的國際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這世界革命社會主義性質是毫不懷疑的。

對於俄國革命和對於列寧主義的理論準備有莫大意義的情形，就是已經有了革命與工人運動的豐富經驗，並且存在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製定了的完善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已爲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廣大的羣衆所接受，領會和考查過了。布爾塞維克黨在長久的鬥爭中構成了和鞏固了，經過了各種革命的經驗。布爾塞維克黨接受

了國際工人運動以及西歐各種革命之經驗，並且把這個經驗接給羣衆了。

列寧曾指出自己本身經驗和革命鍛鍊的全部意義與價值，這個鍛鍊是由布爾塞維克黨在與專制制度，與自由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的，和搖擺的革命性（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等等），以及與自己隊伍中的一切形式的派別，動搖和傾向，作長久的鬥爭中所得到的。布爾塞維克黨作了堅決的鬥爭，以反對前仆後繼的各種機會主義及其各色各樣的表現：反對經濟主義，孟塞維主義，取消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以及反對以『左的』詞句爲掩飾的『召回主義』、『哀的美敦書派』，『左派共產主義』等等，同時又反對同樣掩飾機會主義而且因此是異常危險的調和主義；布爾塞維克黨以這種鬥爭克服了上述的各種傾向以及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各種影響。

我們比較詳細的說了俄國革命，因爲布爾塞維克黨正是在俄國形成了和生長了。

但是，如果認爲布爾塞維克主義（這就是列寧主義）只是依靠了俄國的經驗，認爲這僅僅是俄國的現象，那是不對的。列寧主義依靠了並且依靠着國際的經驗，而且有國際意義。進行反帝鬥爭的全世界的革命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羣衆，只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才能得到解放。無產階級在列寧主義中可以找着自己的理論，這個理論，估計着

和闡明着經驗，無產階級應如何鬥爭，如何達到勝利，如何奪取政權，如何鞏固勝利，如何領導一切勞動群眾去進行反對剝削的鬥爭和建設社會主義。

列寧在其『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的小冊子中已經指出了布爾塞維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群眾對於事實上是革命的策略之最深刻的同情，因為革命已經在全世界開始成熟。列寧歷數了布爾塞維克所做了的事情，而指出布爾塞維主義的策略是基於全歐洲所造成的革命的形勢之正確的估計。

布爾塞維主義揭破了，克服了社會叛徒的陳舊的腐敗的第二國際；造成了第三國際思想上和策略上的基礎，估計着和平時代的成績以及已經開始的革命時代的經驗。布爾塞維主義在蘇維埃政權的例子表示了：工人和貧農能夠奪取政權，保持自己的政權，以反對全世界資產階級的進攻和建設社會主義。

全世界的群眾在俄國的例子上能够完全相信，布爾塞維主義指出了『從戰爭與帝國主義的慘狀中挽救出來的正確道路，布爾塞維主義可以作為大家的策略的模範。』

布爾塞維克黨之事先準備，戰鬥的鍛鍊，保證了布爾塞維主義在反對機會主義，爲着共產國際的創造的鬥爭中，發生最偉大的國際作用，布爾塞維主義除了估計俄國革命

的最豐富的經驗以外，又反映了整個國際的（主要的是歐洲的）工人運動的經驗，這個工人運動已經進到了一切矛盾的尖銳化的時代，進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

無論在戰前，無論在帝國主義戰爭時候，無論在戰後，列寧在其他的一切著作中，都估計了整個國際鬥爭的經驗。在列寧領導之下，特別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全世界進行了反對機會主義的強烈的鬥爭，而且在這種精神上，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上，訓練了歐洲各國的共產黨，這些共產黨是在這個多年的鬥爭以後才開始產生出來的。列寧在他給各國工人的信裏發揮了，說明了國際革命的問題，說明了現在歷史時期的當前的迫切任務——是爲着實現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在列寧領導之下創造了共產國際，樹立了共產國際的綱領，組織，策略的基礎。

這樣，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新時代中，無產階級的一切運動都提到了新的最高的階段。無產階級在數量上增加了，它的組織性與覺悟性，它的歷史的積極性，增進了，它學會了使用新的鬥爭方式，而在一個極大的國家裏奪取了政權，建立了自己的專政。列寧在他的活動和一切著作中，接受了、反映了、重新研究了新時代所具有的這一切新的現象。列寧在新的環境中領導了無

產階級鬥爭，而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前推進了，發展了，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切方面都有了新的貢獻，這樣，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之中的新的階段。

二 唯物論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

唯物論辯證法——這是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列寧把唯物論辯證法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稱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的理論基礎」。從這裏可以明白，研究這個最重要的理論基礎，領會辯證法，以利用它去研究自然界與社會，去進行理論鬥爭，去實際領導無產階級的一切鬥爭，及其建設，這有何等的意義，每個共產主義者必須領會辯證法唯物論，因為這可以得到革命方法之不可代替的理論武器。這對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是同樣的重要的。

但是什麼叫做辯證法呢？黑格爾認為辯證法是經過矛盾的觀念（思想）運動，就是思想發展到最高的絕對精神的過程，同時黑格爾着重指出了，這樣的運動、發展、就是自我運動，一切現象都有他自己本身的運動，有他自己的發展過程，而這個自我運動就是走向發展的內部衝動的結果。在古代的希臘，人們曾稱辯論術為「Dialectic」。

第亞列克諦)——辯證法。在有效的和思想豐富的談論的過程中，兩個爭辯的人的意見改造着，而形成一種更高的新的意見。同這相像的，人們就把一切種種經過矛盾的運動，稱爲辯證法的運動。黑格爾就在這個意義上應用了「辯證法」的術語。他認爲在世界上的運動恰恰是這樣進行的，——經過對立的鬥爭，經過否定舊的和創造新的。發展正是這樣進行的。

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唯心論辯證法。他把思想運動當作是一切事物的基礎。馬克思和黑格爾相反，他以唯物論態度去應用辯證法，他創造了辯證法唯物論。唯物論辯證法就是總的運動，經過對立的鬥爭的發展，牠在任何地方，在整個宇宙間，在自然界，在社會中，都在發生，而且它反映於人類的思維中。辯證法唯物論就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宇宙觀和方法，就是研究與改造全部現存事物的工具。辯證法唯物論不限於理論上的研究，它又包括革命的實際。

辯證法的思維趨要從各方面去把握着一切現象的全部。關於某一事物所表示的意見含有相當的片面性。我們知道，在每個現象中或者每個物象中永久有許多方面。當我們注意於個別方面時，我們不應當忘記其他的，暫時置於次要地位的，但是在往後

發展的相反的過程中，能够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那些方面。應當估計到現象發展的整個前途，它在發展中的各方面的對比，同時必須善於分出對於每個一定的具體情形，對於每個歷史時機，最重要的「基本環子」。現實的現象之複雜性、現象的矛盾性、現象的不斷的變化，——所有這些都使得關於現象的判斷（符合現實的），不能不包含矛盾，不會一成不變的。但是，這不會取消，而相反的，必須有對於每個一定的時機中所提出的問題作明白的和肯定的答覆。辯證法唯物論教人去觀察現實的矛盾，了解矛盾的意義，研究矛盾的發展（客觀的辯證法）。因此，觀念的運動——正確地反映現實的主觀的辯證法，就應當適應外界的（客觀的）宇宙中所發生的事物，不應該脫離自己的基礎。意識應當竭力去適應被反映的客體之運動（辯證法的運動）。

黑格爾的著作所以是重要的，正因為他新哲學中第一次提出了（而且部分的解決了）研究辯證法的一般規律的任務。黑格爾的最大的功勞就在於他用辯證法做自己的哲學的基礎。馬克思說過，黑格爾「第一次給了牠的（辯證法——著者註）運動的一般方式之詳盡的和自覺的畫圖」。但是，如果從這裏得出結論以為可以簡單地接受黑格爾的辯證法而利用它，不要預先加以根本的改造，那是錯誤的。

馬克思本人在論及其他方法時說過，他的方法不僅與黑格爾的方法根本不同，而且「是和它（即黑格爾的方法。譯者註）正相反的。」馬克思說，在黑格爾看來：

「思想——他把思想稱爲觀念而使它甚至變爲獨立的主體——的過程，就是現實的創造者，而現實只是思想的外界表現。在我看來，正是相反，觀念的東西並非別的，正是轉移於人的頭腦中并在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

於是，根本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必要的。首先必須把它「倒置過來」，以便揭開「神祕外殼之中的合理的核心」。

恩格斯也論及這個問題而且以同樣的精神去說明這個問題。對於黑格爾的錯誤在什麼地方的問題，恩格斯回答道：他的錯誤就在於他的辯證法的規律「不是從自然界與歷史中得出來的，而是作爲思維的規律去附會在自然界和歷史上的」。這樣一來，便得出一種荒謬的見解：

「宇宙應當與邏輯系統相適應，而邏輯系統本身只是人類思維發展的一定階段之產物。」

恩格斯指出，必須把「這個關係翻轉來」，那時候什麼事情都很簡單了。

「那時候在唯心哲學中似乎極端神秘的辯證法的規律，馬上成爲簡單而明白的規律了。」

在別的地方，恩格斯指出，黑格爾哲學中的神秘就在於：

『在他看來，範疇（概念，——著者註）是一種什麼預先存在的東西，而現實世界的辯證法，是它的簡單的反映。然而實際上正是相反：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現實世界，即自然界和歷史之運動方式的反映。』（見恩格斯著的『自然界辯證法』）

列寧亦如馬克思一樣，當他研究黑格爾哲學的時候，他根本改造了黑格爾哲學，把黑格爾的論點倒置過來，以唯物論的態度去解釋。列寧說：

『不能應用現成形式的黑格爾邏輯，不能採取它作爲現成的東西。從他的邏輯裏應當採取邏輯的（認識論的）色彩，而清洗『觀念』的神秘：這還得有很大的工作。』（見列寧全集，十二卷，二〇五頁）

整個宇宙上的發展，不是由於什麼外界的原因（上帝），也不是由於整個發生的事物之內的『便利』，而是由於一切事物與現象所固有的內部矛盾而生的。黑格爾說

過：「矛盾是一切運動與生活之根本。祇因為某某在其本身具有矛盾，所以它運動着，而具有衝動與活動。」一切的運動，一切的發展，都是這樣進行的。

列寧在他所寫的『論辯證法問題』裏指出隨處都有矛盾的存在：排斥力與吸引力。陽電與陰電，整體之分為各部份與各部份之合為整體等等。在自然界與社會上的一切現象與過程中，都具有矛盾的、對立的、彼此互相排除而同時又互相聯繫的趨向。辯證法，就是，矛盾，對立的統一與鬥爭，起於物質世界的本身中，而反映於人的意識中。辯證法的總規律，隨處都發生效力——無論在宇宙空間的天體系所構成的大到無所可比擬的星雲系之運動與發展中，無論在分子與原子的內部構造的世界中，在電子與陽電核的運動中，都是如此，這些也是對立的和互相聯繫的，它們感受着變化、改變、發展，就是說，在其運動中以及其運動，都表現出辯證法的規律。

動物界的發展是在矛盾中，是以對立的鬥爭，而進行的（生存競爭，種族繁殖等等）。

在人類社會中，發展的動力，就是階級鬥爭。在現代的條件之下，經過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的鬥爭，使一個社會制度過渡到另一個社會制度，一個社會形式代替另外

一個社會形式，使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往後還要詳細說明）。

物質世界的這種辯證法的運動，便構成唯物論辯證法的研究對象。

列寧說過：辯證法的妙處，就在「矛盾」中，辯證法的「核心」，就在對立的統一與鬥爭中。

辯證法除了矛盾，對立以外，又着重指出統一。列寧說明這個公式——「對立的統一」如下：

「不打破那些不斷的、不簡單化、不粗淺化、不分開、不使得活潑的變成死板的，我們就不能夠去想像、表示、測量、形容運動。以思想去形容運動，始終是粗淺化，死板化的，——不僅以思想去形容，而且以感覺去形容，不僅形容運動，而且形容任何的概念，也是如此。辯證法的實質也就在這裏。而表示這種實質的公式就是：對立的統一，對立的相等。」（見列寧全集，十二卷，一九二頁）

希臘哲學家，桑諾（是紀元前五世紀時的人），被認為辯證法的始祖，他第一次清晰而明白地表示了關於運動的矛盾性的思想。他有幾個議論傳到了我們，這些議論表示出，如果利用非辯證法的方法，如果不了解對立的統一，那末，思想必然會走入無出

路的絕境。請看他的議論之一吧：飛箭在飛行的時候，應當處於自己的道路上之某一點，它佔着某個一定的位置。但是，如果這樣，那末它在每一頃刻間在某一點上處於靜止的狀態，就是說，不動，因此，就完全不動了。於是，我們看見：不說出相反的論斷，便不能表示運動。飛箭處於某一位置上，而同時又不處於這一位置上。只有同時說出這兩種相反的論斷，才能表示運動。如果只說出這句話的一半，那末不是丟去運動，便是丟去物體的本身。對於一切的論斷也是如此，因為論斷表示物體的一方面或數方面，可是實際上在法體中却有無數方面，與外界宇宙有無數的聯繫。因此，關於一切事物，關於一切現象，可以說出種種相反的論斷，而且在一定的範圍內這些論斷都是正確的。爆炸物用於戰爭中發生莫大的摧殘與破壞，但是用於工業中却能達到文化的目的。由於階級的矛盾，一切事物與現象，對於互相關爭的敵人具有相反的意義：蘇維埃政權對於無產階級，是它的勝利，它的發展，對於資本家，是他們的統治的失敗，終結等。

『對立的統一』的公式，特別重要，因為它表示出辯証法的運動之基本的特點，一切現象之最基本的屬性。

爲避免誤會起見，此地必須聲明一句：不能這樣去了解，以爲任務聯結任何相反的論斷，就是研究辯證法了。對立的統一應當了解爲，不是任意取得的任何論點與任何相反的論斷之單純的重複，而是對立及其鬥爭像現實中所具有的這樣的聯結，而是現實中成爲運動的動力與基礎的矛盾之暴露。

★

★

★

★

爲的要更明白地去了解辯證法的思維之特點，試把辯證法與其他的非辯證法的，即與那些和辯證法相反的思維方法和形式，加以比較和對立起來，這是很有益處的。這可以幫助更清晰地去說明唯物論辯證法之基本特點，更鮮明地去描寫辯證法的各種規律，部份地是它的基本規律：經過矛盾，經過對立的統一與鬥爭的運動。

證法與形而上學，折衷論、庸俗的『進化論的』發展觀，詭辯論，是相對立的。唯物論辯證法反對應用濫調和現成的公式。它要深刻的研究具體的東西，確切的規定真實的發展過程，以及革命行動。

辯證法的思維與形而上學的思維相反，後者之觀察事物與現象不在它們的統一與聯繫中，而把他們彼此隔離，在總的偉大的聯繫之外，因此不在運動中，而在不動的狀態

中，把他們看作是停滯的，不變的；不活的，而是死的。這樣的（形而上學的）思維不能反映現象之實際的聯繫與發展。

舉例來說，怎樣去對付資本主義，怎樣去對付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呢？如果以一種預先準備好的回答去研究這些現象，那末這將是形而上學。如果說：資本主義在一切條件之下，任何時候，都是有害的，那末這是不對的。資本主義比之農奴制度，是有益的，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解放了勞動者，把他們置之於更好的條件，以便他們的發展，以便爲他們自己的解放而鬥爭。農奴制度比之奴隸制度，也是有益的。當農奴制度存在時，當農奴制度佔優勢時，走向資本主義的運動，是前進的運動。但是當農奴主被推翻了的時候，那末工人只剩下一種主要的敵人——資本。爲本主義比之過去，是有益的，比之將來，比之更加完善的制度——社會主義——是有害的，是應當消滅的。

在無產階級看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比之帝王的專制制度，當然是較好的。無產階級不能不趨回於用自己的手段去推倒專制制度。但是，民主共和國是剝削者的階級壓迫的形式之一，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之一，代之而起的應當是蘇維埃的國家——

無產階級的民主。

奴隸制度是惡劣的。但是，在人類之歷史發展過程中，在老早過去的時候，在生產發展的一定的水平線上，奴隸制度是必要的；它在當時會爲必要的發展階段，曾經是前進的運動。那時人們不去消滅敵人了，而在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把他們變爲奴隸，保存他們的勞動力并且利用這種勞動力。

如果有人對我們說：我們有什麼興趣去注意老早已經過去的事情，那末，對於這一點可以反駁道：在整個世界上，發展是不平衡的。在一個地方（蘇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過去了，在另一個地方（在蘇聯以外），它是現在的。而且封建關係，甚至奴隸關係（如果不是完全的，那就是殘餘）還繼續存在的亞洲，菲洲，甚至在歐洲和美洲。現在佔統治地位的，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僱傭奴隸制與反對這個制度的鬥爭之間，資本主義國家系統與蘇聯之間的基本矛盾，除此以外，舊的壓迫形式仍然繼續存在着。人類曾經是，而且現在還需要自己獨立地用自己的手段，不要什麼上帝的助力（我們顯然知道，上帝是不存在的），而從野獸生活中，從半野蠻的條件中，從貧困與壓迫的襲擊中，從黑暗與愚昧中，解放出來。在這個爭取解放的鬥爭中。領導作

用是屬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進行反對雇傭奴隸制之基本的統治的關係的鬥爭，但是，除了雇傭奴隸制的剝削形式之外，一切過去存在的壓迫形式之殘餘仍然繼續保存着，因此無產階級不能不進行最堅決的鬥爭，以反對這些殘餘。

在無產階級的鬥爭中，辯證法唯物論就是領導的理論。無產階級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和推翻資產階級及其統治，消滅剝削關係，同時又接受並且向前發展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所達到的一切文化上的成績。

資本家是我們的敵人。但是在推翻了這種敵人的統治和壓倒了他們的反抗以後，應當利用他們的知識，即專門技能，應當利用資產階級統治下所達到了的文化與技術，在一定的具體的條件之下，強制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去做有利於共產主義的工作。

在發展的過程中，這種東西代替別種東西，一切都被否定着，但是辯證法的否定不是簡單地把什麼東西拋棄於一邊，而是把它消除、克服。如果不改造並且佔有以前歷史發展所貢獻了的，以及資產階級從過去所接受而發展了的一切，那末社會主義便不能創造起來。只有無產階級，即現代的大工業，有密切聯繫的階級，代表資產階級時代發展的最有價值的果實的階級，才能够對資產階級實行這種辯證法的否定。

於是，在一舉一動中，在每個現象中，我們都看見並沒有什麼停滯的東西，一切都是變化的，一切都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因此，形而上學的思維，即個別地去觀察事物，把它看作是不變的這種思維，並不能正確的反映這個永遠不會停止的運動過程和一切現象的相互聯繫。

我們已經說過，發展是經過內部的矛盾而進行的。舉例來說，資本主義制度，是對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統一。這個矛盾的辯證法，已由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描寫得極出色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對立的，但是，它們同時又形成某種「統一」，這就是一個社會經濟形式——資本主義——的兩個階級，他們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中。這個矛盾應由內部的鬥爭，應由無產階級革命，去得到規律性的辯證法的解決。這個規律性是由羣衆鬥爭所創造的。在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改造着自己，訓練自己去執行自己的歷史作用。一八四六年馬克思說過：

「革命是必要的，這不但因為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去推翻統治階級，而且因為實行推翻的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够清洗自己身上的舊社會的全部污穢，而成爲有能力去創造新社會的階級。」

這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之一。馬克思多次重複了這個思想。比方一八五〇年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同盟』會議上的演說中學工人說道：

『你們還要經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和民族的戰，這不但爲着改變舊制度，而且爲着改變自己本身，而使自己有能力去獲得政治的統治。』

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在其所著的『法國國內戰爭』的小冊子上又重複了這個思想，他說：工人階級知道

『爲着達到自己的解放和達到那種最高形式的生活，即現代社會由於自己本身的經濟發展所一往直前趨向着的生活形式，工人階級必須經過種種持久的戰鬥，經過許多歷史的過程，這些戰鬥與過程把人們與環境都完全加以改變。』

在這裏我們又看見對立的統一，這些對立的鬥爭，這個鬥爭以進到新社會的過渡而得到規律性的解決。不經過長久和艱苦的鬥爭教訓，無產階級便不能執行自己的歷史作用。

唯物派辯證論者的任務就是：研究我們所處的世界上所發生的這些對立的鬥爭，發現這個鬥爭在現實中所具有的形式，找尋辯證法的規律性的基本矛盾，而不是找尋折衷

式地（任意地，不顧規律性的相互聯繫地）偶然抓來的某種現象的標誌和方面；要暴露出發展的動力，並且站在革命階級方面去積極的參加這個鬥爭，領導無產階級的羣衆鬥爭。

折衷論是仇視辯證法唯物論的。辯證法反對折衷派之任意引出個別的方面，反對他們不能把握着物體或現象之全部、之統一、之規律性的和必要的聯繫與發展，如它在現實中所具有的一樣。完全把握着現象在其總和中及其統一和整體中之全部，以反對單方面的誇大事物之個別的特點，個別的組織部分，個別的方面。唯物論辯證法要求分出最重要的地方，同時注意到環境所提到第一位的那些方面，然而要不忽視現象的全部。必須這樣去了解現象各方面的對比，如像現實中所存在的一樣，提出那些基本的對立來（即列寧所說的『基本環子』），這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實際的領導是必要的。列寧批評折衷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就是他關於布哈林同志在工會問題爭論中的議論所提出的。

辯證法和折衷論的思維相反，它提出關於真理之具體性的學說。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評』一書的『引言』中說明了；具體的所以稱爲具體的，就因爲它把許多定義

形形色色之中的統一。具體的——這是整個的自然界，我們所處的整個外界的現實——它聯結着，包括着一切的矛盾。我們認識是在這個複雜的（具體的）現實之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反映方面前進着。

辯證法的思維認定抽象論點之有限性和有條件性，同時在一定的範圍內去利用抽象。抽象分出某一方面，集中一切注意力於這一方面，研究這一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在研究社會現象（部份地說，是經濟現象）時，既不能利用顯微鏡，也不能利用化學反應。「應當以抽象的效力來代替這兩種東西。」同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即分析交易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基本現象（商品、價值、貨幣）那一章，給予一個模範，應如何去利用抽象，在那些範圍內抽象能在科學研究中起一種無可代替的作用。

馬克思當然不限於這一點，當他抱定目的要給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規律之一般的景象的時候。在分析全部複雜的現實的時候，必須趨向於製定一幅最確切地反映這種實現的景象，趨向於規定一種反映實際情形之全部及其矛盾之統一，對立之統一的具體真理。

列寧在讀黑格爾的著作時指出了，「辯證法之精神與實質」就在於「具體性」中。他在「再論工會」一文中又指出，辯證法邏輯最主要的要求之一就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這就是說，不能限於一般的議論，實際生活要求明白的確切的回答那些被歷史發展，被工人階級的鬥爭，所提出的具體問題，如果想以明白事理的態度去判斷什麼，那末必須善於在自己的意識中反映出某種現象的具體環境之一切對比，之全部複雜性，並且反映出這種現象的發展之一般規律。

辯證法的發展觀，就是揭發這個過程之全部複雜性的發展觀，反對庸俗的，平面的「和平」發展觀——「進化」觀。進化論的發展觀，不知有矛盾、突變、震動、革命。這種見解在發展的實際過程之前，是完全沒有辦法的。實際上，真正符合現實的進化觀，不但包含遲緩的漸進的變化，而且包含急速的變化，「突變」，漸進的中斷。非有突變，不能說明每個現象之產生。不然，就要假定沒有什麼發生，一切已經在顯著目的小的形態中存在着，然後祇是慢慢的生長而已。然而，事實上，在現實中，在一舉一動中，都可以看到漸進之中斷，過去沒有的新質地之產生，「突變」等的現象。在現實中，形式的變化，時時都是以革命的方法，以「突變」的方法，而進行的。

在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着舊形式的否定，新的代替舊的；以及新的否定。

這種日常的千萬遍重複的現象，即產生的行爲，恰恰是以革命的方法而發生的。

嬰孩在母親子宮中之含孕，是慢慢的，逐漸的變化的時候。社會的發展，是經過階級鬭爭和經過革命而進行的。辯證法給予正確的和深刻的發展學說，預先看到複雜的，并非筆直的道路，其中不但包含慢慢的，逐漸的變化之生長，而且包含崩裂，急速破壞、突變、革命，向相反方向運動等的時期，彷彿是爲着將來的奔馳，上昇與下降等等。在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看來，『進化』是簡單的，安靜的，平滑的。辯證法都是困難的，複雜的，『狡猾的』（黑格爾的說法），要了解這樣的運動，把握這種運動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如果現實世界及其發展的過程，是構造複雜的，而不像有些善良的庸人所希望的那樣簡單，那末，試問有什麼辦法呢。

所有舊的死亡與新的產生，都是複雜的和困難的過程。一切發展的過程都是這樣：重要的是整個運動的全部，而不是僅僅它的一個結果。

凡是認爲不用長久的和困難的工作而可以獲得的效果的見解，都是自己欺騙自己。

害怕革命，害怕革命之實際過程，害怕與放棄實際生活所提出的那些鬭爭形式，——這

在事實上都是擁護剝削，背叛工人階級之脫離僱傭奴隸制的解放事業，放棄共產主義。

一九一八年初，列寧說明了當時所發生的階級鬭爭的意義如下：

「當資產階級及慣於替它服務的官僚、職員、醫生、工程師等等採取極端的反抗的方法的時候，這能使知識份子驚駭。他們因恐懼而戰慄，而且更大聲的叫喊必須回復到「妥協」。對於我們以及被壓迫階級的一切誠實的朋友，剝削者的極端的反抗的方法，只能夠使我們快樂，因為我們並不在勸解，忠告，好聽的鼓吹或動人的宣言的教訓裏，而是在生活的教訓，鬭爭的教訓裏，來等待無產階級之勇敢成熟。爲的要成爲統治階級，並且最後的戰勝資產階級起見，無產階級應當學會這一點，因爲一下子它無從得到這個才幹。但是應當在鬭爭中去學習。只有認真的，持久的，拚命的鬭爭，才能學習。剝削者的反抗愈極端，則被剝削者之壓倒他們的反抗愈努力，愈堅決，愈無情，愈順利。剝削者堅持舊制度的企圖和努力愈多，則無產階級愈加迅速的學會把自己的階級敵人從他們的最後的小路中驅逐出去，剷除他們統治的根本，消滅那雇傭奴隸制，羣衆貧困，有錢人的發財與驕橫等等所能够（而且應當）生長起來的基礎本身。隨着資產階級及其食客們的反抗之生

長，而無產階級及擁護它的農民之力量，亦隨之而生長。隨着他們的敵人——剝削者的反抗的生長，被剝削者也在強固，勇猛，生長，學習，除去自己本身中僱傭奴隸制之「太古的亞當」。勝利將屬於被剝削者，因為生活屬於他們的，無數的力量，羣衆的力量，一切犧牲的，有思想的，忠實的，奮勇前進的，醒覺起來建設新的，一切鉅大精力的儲藏，以及所謂「小百姓」，工人與農民的才智之無數泉源的力量，都是屬於他們的。勝利是屬於他們的。（列甯全集二十二卷，「被舊的破產而嚇倒者和爲新的而奮鬥者」）

這段估計階級鬭爭辯證法的說話，是在十餘年以前寫的，至今還能保存其意義。直到階級完全消滅以前，直到階級社會消滅以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前提，就是社會走向最高的組織形式，走向共產主義的運動的條件。凡是了解這一點，不願意了解創造共產主義，爲共產主義而鬭爭的全部困難道路之必要，害怕這些困難，幻想避免這些困難，企圖調和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人們，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敵人，因為他們障礙被壓迫階級羣衆去執行自己的事業，使羣衆離開爲着脫離奴隸的剝削者的社會之壓迫的唯一道路的那條道路。

不願意注意事物之現實的不可免的過程，在思想上跳過現實中必經過的一些階段，這也是反對辯證法的大罪過。這樣的跳越，這樣的好高務遠，在實際政治中要歸結到脫離羣衆，不能執行領導革命的羣衆鬭爭之真正的事業，這恰恰就是幫助資產階級的。辯證法要求確切地肯定，過渡是從什麼進到什麼的，同時要求明白分別各階段之次第性。

列寧本人最善於指出各種過渡，這種例子是舉不勝舉的。此地只舉一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過渡（轉變），即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列寧不但研究了和了解了這個過渡之全部意義，而且在列甯直接參加之下完成了這個過渡。這個過渡的基礎，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由資本主義進行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列寧在全部複雜性中估計了這種發展的過渡。一九一六年他說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爲它將是

「一切種種被壓迫者和不滿意者的羣衆鬥爭之爆發。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和落後的工人必然會參加這個鬥爭——非有他們的參加不能有羣衆的鬥爭，不能有任何的革命——而且同樣必然會把他們自己的偏見，自己的反動的幻想，自己的弱點與

錯誤，帶到運動中來。但是，客觀上他們將來要進攻資本，而自覺的革命先鋒隊，先進的無產階級，表現着各種各樣的，衆口紛紜的，五光十色的，外表上是散漫的羣衆鬥爭，這種客觀真理，就能够統一和領導這個鬥爭，奪取政權，奪取銀行，沒收大家所仇視的托辣斯（雖然爲了不同的原因！）並且實行其他的專政辦法，這些辦法的總和，就要得出資產階級之推倒和社會主義之勝利，這個勝利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清洗」小資產階級的渣滓的。（關於民族自決辯論的總結）

列甯這個科學的預見已經完全得了證實了。

善於正確地指出在過渡中各階段之次第性，這不但有理論的價值與意義，而且在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在戰略與策略的決定中，有莫大的實際的價值與意義。

列寧善於觀察現實中矛盾的鬥爭，對立的鬥爭。這是主要的。我們已經說過？辯證法唯物論要求規定發展之實際的過程。此地我們還要說到一個相反的思維方法。

與真正的（客觀的）辯證法相對立的，就是詭辯論，即：不是研究整個發展之真正的過程，而是任意玩弄概念（任意應用的，脫離了自己的基礎——外部的物質世界之辯證法運動——的聯繫之主觀辯證法）。

在機會主義者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在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背叛了革命馬克思主義那個時期的議論中，可以找到許多詭辯論的例子。例如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文中分析了機會主義者的詭辯論。在該文中列寧說：

『辯證法要求在發展中各方面去研究某種社會現象，並且把外表的，似是而非的東西，引導到根本的動力，引導到生產力的發展的階級鬥爭。』

而詭辯論者却抓着某一個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是完全正確的論點，並且用這個論點去代替真正的各方面的研究，而忽視了最重要的東西：使得這個論點曾經成爲真實的那些條件，現在已經沒有了，整個的環境已經改變了，這恰恰就改變着全部的事體。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過說十九世紀上半期歐洲民族解放戰爭之正當，考茨基便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這種說話搬到另外一個時代中，用於二十世紀的戰爭中，純粹是帝國主義的和掠奪的戰爭中。列寧說：

『一切詭辯論者的方法，就是時時抓着顯然適應於原則上不相同的情形的那些例子。』（「第二國際的破產」）

『第二國際的破產』的整篇論文，都是唯物論辯證法之最出色的模範。在該文中

給了詳細的和肯定的指示和說明：機會主義者的詭辯論究竟在什麼地方。在列甯的政
治論文中，有無數的這些例子，說明應當如何去利用唯物論辯證法，如何去進行反對不
正確的曲解真理的機會主義者的見解的鬥爭。當列甯批評自己的敵對者的錯誤時，他
揭發了這些錯誤的根源，確切地指示了這些錯誤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去改正這些錯誤
。這是唯一正確的方法，真正是辯證法的克服：不是簡單地拋棄於一邊（這不難做到）
，而是詳細的分析，忠實的研究，無微不至地去闡發問題，基於深刻的研究和了解整個
事物而進行全部的爭論（而且并不因小事而失去把握全部的整個問題）。終於就得出
深刻的各方面的了解，而一切事物就在牠們在現實中彼此所處的那些相互關係中顯示出
來，得出具體的真理，這真理接近於事物之全部的，各方面的，詳盡的闡發，接近對於
事物之『對立的統一』的了解。

不了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對立的統一，以及經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
必然要過渡到共產主義，便不能了解資本主義。不研究和企圖去了解伊太與物質之
對立的統一，陰電與陽電，排斥力與吸引力，便不能了解宇宙的運動與發展的規律。
對立的鬥爭，形式之永遠的變化，一個狀態之過渡到另一個狀態，一種形式之過渡到另

一種形式，——這便是我們所處的整個宇宙之辯證法。

當我們估計到辯證法的時候，我們時時說到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對立的統一之規律。我們所以這樣做，因為正是這個規律是最重要的，而其在通俗的著作中對牠是說明得最少的。這個規律，以及其他規律——『數量變成質量』的規律和『否定的否定』的規律，已爲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解釋得最精當了。

四 爲辯證法唯物論而鬥爭

我們已經說過，辯證法唯物論要求研究現象的全部（全部的具體性），如牠在現實中所存在的一樣。牠又要求那些願意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指導的人們，要研究發展的動力，自覺的去參加發展的過程，站在革命階級方面，組織，指導這個階級的力量，領導這些力量，成爲這些力量的自覺的先進的部份。這樣的宇宙觀只能爲革命階級所具有的。

在現代社會中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就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在資產階級制度破壞之下『除了自己的鎖鍊之外，便一無所失的』。現代的辯證法唯物論是現代無產階級

革命之理論上的反映。

無產階級只有用組織與鬥爭才能保持自己的利益，達到自己的目的，推翻剝削的鎖枷。無產階級又應當爲着自己的理論的宇宙觀而作有組織的不調和的鬥爭。理論鬥爭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重要的，不可分離的組成部份。我們已經說過革命理論之莫大的意義。還要特別指出和着重指出爲辯證法唯物論而鬥爭之重要性。

在現代的階級鬥爭中，兩個基本力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日益劇烈地互相對立着。因此，有兩種國家構造的系統對立着：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專政，牠依靠着野獸般的鎮壓無產階級革命的保持雇傭奴隸制（現在主要的是用法西斯蒂的方法）；他方面是無產階級專政，牠推翻資產階級，鎮壓剝削者，爲提高勞苦羣衆，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創造無階級的社會的任務而工作。在現代的哲學中，我們也看到各種基本的趨向：辯證法唯物論，即革命無產階級的哲學，以及仇視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反唯物論的和反辯證法的哲學趨向，這些趨向在各種形式之下堅持反動的見解精細的神甫主義等，而其結果是企圖使無產階級去服從資產階級思想上的影響。

一般的說，哲學是與政治有最密切的聯繫的。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恩格斯

在他給斯密特的一封信中說過，對於哲學有「最重要的直接的影響的，就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反映」，就是說，哲學與政治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在哲學中此派或那派的統治，即決定全部宇宙觀的統治，對於那些受此派或那派哲學所影響的人們之全部行動，有莫大的意義。因此，這對於政治有何等意義，是不言而喻了。這可以說明爲什麼資產階級如此努力去支持宗教與信仰上帝，而利用宗教去達到政治的目的，同時隨着資產階級制度的開始趨向於崩潰，資產階級便在哲學中日益維持反動的唯心論與教派。對於或此或彼的哲學見解的擁護，是與階級鬥爭有最密切的聯繫，因此哲學是非常黨派性的。資產階級的直接利益使牠「保持理論的糊塗」，牠企圖使無產階級去服從自己的思想影響。利用唯物論辯證法作爲理論武器的無產階級之利益，要求着反對曲解唯物論辯證法的鬥爭。

列甯本人在其活動的一切時候，都作鬥爭，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宇宙觀，反對唯心論的一切形式和表現，以及反對愚蠢的、非辯證法的、機械的唯物論之形而上學，這個唯物論的完全無力，完全沒有辦法去反對唯心論的。在九十年代，列甯作了鬥爭，以反對以斯特魯威爲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大學教授的客觀主義，反對新康德主義，這在德國以代

表修正主義的伯恩斯坦爲其擁護人，而在俄國又以斯特魯威爲其擁護人（現在新康德主義成爲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斯蒂之正式哲學）。在一九〇〇年代，列甯作了鬥爭，以反對馬哈和阿文那留斯及其代表者的唯心哲學，在俄國有波格唐諾夫爲這派哲學的代表者的首領。波格唐諾夫的哲學觀點在我們黨內會有很大的散佈與影響，與他的觀點作鬥爭曾經是異常必要的。在一九〇六到一九〇八年，列甯作了澈底的鬥爭，以反對波格唐諾夫的哲學，詳細的分析了他的哲學，給他的唯心論與折衷論以致命的批評，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一書中，列甯批評了波格唐諾夫之哲學及其實質。

列甯在其全部活動的過程中研究了唯物論辯證法，利用了這個辯證法，爲牠而作鬥爭，並且說明了研究與應用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武器之必要。

列甯爲辯證法唯物論的鬥爭，大致如此。

現在，辯證法唯物論除了基本的敵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以外，又有哲學中的修正主義的思潮爲其對敵，必須與這些對敵作不調和的鬥爭。這種反馬克思主義反列甯主義的思潮，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機械論的修正——這是主要的危險（比方

，在布哈林同志所犯的錯誤，也帶有機械論的性質）——以及孟塞克化的唯心論（德波林同志及其一派）。

機械論的宇宙觀仇視辯證法，否認辯證法，認為辯證法是煩瑣哲學，「形而上學」等等。機械論者，自稱為唯物論者，但是事實上不會以辯證法的精神去思索，這將使得機械唯物論者在唯心論之前表示沒有辦法，使他們必須從唯物論往後退，放棄唯物論的立足地，而過渡到唯心論的陣地。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機械論者不會解決數量與質量的對比問題。這就是暴露機械論的宇宙觀的缺乏性、有限性、形而上學性之最顯著的問題之一。因此我們稍為詳細地來說明這個問題。

按照機械論的了解，應當在質地相同和不變的份子（原子、電子、）之機械運動中，去找到宇宙間一切現象的說明。物之一切質量的區別都歸結於這些份子的結合之區別，歸結於這些份子的最簡單的機械的運動（空間的轉移）之區別。這樣一來，按照機械論的了解，質量並不是什麼真正存在的，而是完全屬於我們主觀的感受。在客觀上祇是存在着原子之機械的運動及其數量的對比。

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科學問題而作的批評中說過，人們企圖把一切事情都歸於機械的

運動而且認為這是科學之唯一任務，其實這是『蒙蔽其他的運動形式之特有性質』。恩格斯認為把一切事情祇以一種機械的運動去說明，這是不對的，同時他並不否認機械的運動是隨地都有的，是與一切現象有或此或彼的聯繫的。

『運動的最高形式之每一種，時時都要和真實的機械的（外表的或份子的）運動相聯繫的，這猶之乎運動的最高形式同時又產生其他的運動形式一樣；非有溫度與電氣之變化，則不能有化學作用，非有機械的、份子的、化學的、熱的、電氣的等等變化，則不能有有機生物。但是這些形式之存在，並沒有竭盡每種情形之下的主要形式之實質。無疑地，我們以某種實驗的方式把思維『歸納』為腦中之份子的和化學的運動；但是思維的實質是否以此而竭盡呢？』（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此地，恩格斯說明，雖然非有腦中之機械的和化學的過程，則不能有任何的思維，但是只用這些過程不能說明思維之全部的特性。觀察思維，應取其全部的整體，取其內部的主觀方面，以及一切決定與產生思維的那些前提與條件，就是說，取其具體的現實性，不是只取其機械運動的一方面，這就顯然着重指出了辯證唯物論對於一切特殊

的「質量」，以及部份的對於我們的思維這種質量的特殊現象之關係。在這個例子中，可以說明辯證法唯物論的了解與機械唯物論的了解之區別。

唯物派辯證論者說道：不能把思維與物質分離；我們的思維（換言之「精神」）是特殊的有機物之屬性，——一定的歷史上發展起了社會組成員——人類之頭腦之屬性。這種質量上的特殊現象完全真實的存在着，在客觀的現實中存在着。我們自己——能思想的人們，實行精神勞動的人們，就是這個論點最好的證明。我們真正思想着，而不是我們只感覺得是這樣。而且就是想像的本身，也含有相當的思維。外界的宇宙反映於人的意識中。思想不是反映於意識中的物體的本身，而只是物體的反映。關於外界宇宙在意識中的「反映」的學說，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中之基本學說。在橋樑的石塊中以及人的頭腦中，都有原子的運動，而且石塊與頭腦都反映出外界宇宙的影響，但是完全明白地，在這兩種情分之下的運動與反映，是質量上不同的。

機械的唯物論否認思維的特別的質量之真實性，而把一切事情都歸結到原子（電子）之機械的運動，並且把物質與思想看作是相等的東西。這樣的唯物論，即否認運動的最高形式之真實性，把一切都歸結到簡單的、粗淺的、機械的運動，歸結到位置的轉

移的唯物論，在唯心論之前是沒有辦法和束手無策的。須知唯心論也斷定說，思想和客觀世界是同一個東西。這樣一來，機械的唯物論就在替極端的主觀唯心論清除道路。牠必然會得出結論說，唯一的真實性，就是我的感覺，因為那裡無論理論上怎樣去否認思維，而在事實上是不能否認這個真實性的。此外，機械的唯物論不能對抗唯心論之信仰造世主之信仰處於宇宙之外的什麼力量。這正是因為：機械的唯物論不能說明為什麼牠所了解的那個莫大的機體，即宇宙，會發生運動。機械唯物論之宇宙的機器需要外界的推動，宇宙的時計應由什麼人去開動的，為解決這個難題，除了承認上帝的存在以外，便沒有旁的方法。

於是，正確的辯證法的了解，承認質量的真實性（真正的存在），承認質量是物之特殊形式，是物之屬性的總和，物之特性。在一定的質量的範圍內，可以發生數量的變化，而不至影響到質量的變化，但是這只在一定的限度內。數量的變化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要生突變和質量上的變化，這正如黑格爾所說的數量變成質量，正如在我們所處的自然界與社會中一舉一動所遇到的一樣。在普通的地面上的條件之下（氣壓等等），在溫度由零度至一百度之間，水仍舊是液體，而保持其原質。溫度到一百度

，就是沸點；水就從液體變成氣體。零度就是冰點，水凝結爲冰，的變成固體。這樣一來，就產生以前沒有新的質量。

新的質量的出現又產生新的數量的對比，因此可以說質量變數量。共產黨的覺悟性，紀律性，組織性，原則上的堅定性之最高的質量，使牠在最初雖是數量上不多，然而他真正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這終竟使布爾塞維克黨能够把握着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引導千百萬羣衆。於是，有時質量變成數量了。

再舉一個鮮明的例子，來說明基於新的質量，基於新的數量的對比而發生的數量變成質量，質量的變化與發生，——這個例子就是目前蘇聯的中農，個體經濟主人之大批過渡到集體化的過程。這造成新的社會階層，發生新的質量。中農羣衆曾經是蘇維埃政權的同盟者，而集體農民已經變成蘇維埃政權之支柱。此地必須指出斯達林同志在其一次的演說中所指示了的現象，在集體化之下，個體經濟的農具之單純的結合，給予集體農場的生產率，比之個體經濟中同量工具與力量所給的生產率要更加大得多。

集體化造成社會關係之新的質量，這種新的質量，即刻表現於勞動生產率之提高，表現於在數量關係上和質量上都更優良的勞動結果。

我們可以無止境地舉出數量變成質量，質量變成數量的這類例子。這表示出辯證法唯物論是正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訓我們，現象的這兩方面是彼此密切聯繫着的，一方面變爲另一方面，但是兩方面都是完全真實的。機械論者所以是糊塗的，因爲他們否認質量的客觀存在，而認爲數量的方面是唯一真實的，他們不會了解現象之特性。機械論者之不會利用辯證法，使得他們停留於一種科學（機械學）的結論上，而不會利用其他科學的經驗，同時他們認爲那一種科學的結論是最後的真理。

還在一九〇八年，列寧已經根本的反駁了機械唯物論。『承認某些不變的原素，「不變的物的實質」等等，這不是唯物論，而是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唯物論，』——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一書中這樣寫着，而且接着就說明：『辯證法唯物論堅持着關於物質及其屬性的結構的一切科學論點之近似性與相對性，堅持着自然界沒有絕對的界限，堅持着動的物質之從一種狀態變成另一種狀態，這另一種狀態表面上僅我們的觀點看來，是與前一種狀態不可調和的，等等。』最後，列寧完全同意恩格斯，他說，對於辯證法唯物論，只有一點是不變的：承認在我們以外存在着而反映於我們的意識中的宇宙。

「從恩格斯的觀點看來，祇有一點是不變的：這就是——人類的意識（當人類的意識存在時）反映着那個並不依賴人類而存在和發展的外界宇宙。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沒有任何其他的「不變性」，沒有任何其他的「實質」，沒有任何其他的「絕對屬性」，如像空虛的大學教授的哲學所描寫的那些概念的意義一樣。物之「實質」或「本體」也是相對的；他們只不過表示出人類對客體的認識之加深。

，如果這種加深昨天沒有越出原子之外，今天沒有越出電子與伊太之外，那末：辯證法唯物論堅持着人類進步着的科學對自然界的認識之一切這些標誌是暫時的、相對的、近似的。電子之沒有竭盡，亦如原子一樣。自然界是無止境的，但是它無止境地存在着，這種對於自然界的存在於人類意識和感覺之外的唯一絕對的，唯一無條件的承認，也就是辯證法唯物論與相對主義的不可知論和唯心論所不同之點。（物論與經驗批評論）

再則，除開承認基於我們對客觀世界的全部繁雜性和全部內容之日益加深的，但是永遠不會完結的，不會竭盡的認識而造成的那個景象之「相對性與近似性」，善於運用靈活的概念，不以一次得到的成績為滿足——也是辯證法唯物論與形而上學的，機械的

唯物論所不同之點。

此地必須指出，機械的唯物論在基本上是右派的方法論。機械的唯物論在理論上擁護與表現蘇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之階級利益，因此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它是理論戰線上之主要的危險。

在這些反辯證法的，反革命的理論中，例如把對立了解爲只是外部的，而不是每個現象內部所具有的，這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正是理論上反映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的學說給予理論的根據去否認階級矛盾，否認階級（無產階級）鬥爭，去鞏固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和平之鼓吹。機械論的均勢論，關於『環境與體系』的相互關係的制度學說，也是屬於上述的理論。這樣的學說是給予理論基礎去擁護那種所謂富農巢穴經過合作社而生長成爲社會主義的理論。按照右派理論家的主張，『富農體系』應當生長而爲社會主義的『環境』，它似乎可以在『科學』基礎來做到這一點。對於那個現在完全被消滅着的階級，這類的理論有何等的價值，這是不言而喻了。這個理論擁護與辯護右派的政策，按照這個政策認爲一般地不值得去留意富農。

這樣，機械論的宇宙觀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反無產階級的。一般地說它顯然看

經理論，不懂辯證法，以否定的態度去對付辯證法，這種理論上的虛無主義，不懂得研究辯證法。唯物論之必要，結果就不會堅持唯物論的陣地，把這些陣地去讓給唯心論，以及一般地去服從資產階級的思想。機械的唯物論在唯心論之前表示沒有辦法，寬容與幫助唯心論。

另一方面，還有其他的危險：與唯心論者（與黑格爾）一塊兒站在抽象方面，失掉與具體現實的聯繫，只限於概念的辯證法，不能規定概念與客觀世界發展的聯繫，不從客觀世界的物質關係中去得出範疇的結論，——總而言之，其危險是陷於唯心論的道路，忘記唯物論的要求：——由事物進到感覺和概念，而不是相反——由概念進到了事物的口頭禪，以表面上為辯證法唯物論而鬥爭，去掩蓋唯心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在我們這裏，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雖沒有如機械的唯物論這樣深刻的社會根源，然而它却有很嚴重的危險。它穿上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傳達資產階級的影響到無產階級裏面。

理論與實際脫離，否認哲學的黨派性，大學教授式的直覺的「客觀主義」，不懂列

甯是唯物派辯證論者，不懂辯證法唯物論發展中之列甯階段，以馬克思主義的口頭禪去掩蓋非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的立場，以不值一文的『科學氣味』去自大自驕，因為在這個『科學』的外表，中絲毫沒有研究問題的積極工作，——這些便有這派的個別代表者的基本特點之一部份，這些部份就是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整個學派的特點。

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所實行的對馬克思主義之唯心論的修正，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這派把馬克思的唯物論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看作相等。這樣一來，這個修正在基本上是具有黑格爾主義的性質。

科學的共產主義的創造者，已經指出了研究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之重要性。他們又指出了研究這個方法的道路：這正是研究哲學史，部份的研究黑格爾的哲學的道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書中的一篇序言中說過：

『理論的思維，只在智力的形式上，才是天賦的屬性。這個智力應當發展，完成以來，但是向着這類的研究，除了研究哲學史以外，至今沒有其他別的方法。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哲學史的研究使人們能夠認識二千年以上的發展中所積聚了的科學思維的經驗，恩

格斯在哲學史中使人特別注意黑格爾。恩格斯在其給斯密特的信中曾經說過這一點。研究黑格爾哲學的任務，是十分困難的，在這個工作中需要有一種助力，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指示便給了這種助力。

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曲解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上述指示，而把黑格爾的邏輯和馬克思的邏輯看作是相等的。我們已經說過，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出發點，在基本上，在關於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上，是有原則上不同的。

德波林在其『黑格爾與辯證法唯物論』一文中寫着：

『對於我們，黑格爾的邏輯應當作為唯物論辯證法的發展，或構造中之出發點。』在該文的末尾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說：

『無論如何，唯物論辯證法的理論之需要，老早已經成熟了。黑格爾的邏輯不能完全滿足這個需要，但是它應當作為唯物論辯證法之出發點。』

德波林派不但認為黑格爾的邏輯是出發點，而且承認他的邏輯結構是無須根本改造的。德波林又說：

『一般的說，就是從唯物論的觀點看來，也應當承認黑格爾的結構是正確的。』

』（同上）。

唯心論的解釋辯證法，不但表現於關於出發點與結構的問題上，而且表現於辯證法規律本身的了解與應用上。試拿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對立的統一來說吧。恩格斯和列甯認為這個規律表示出辯證法的本質，「核心」，而且列甯說道：

『對立的統一（一致、相等、同等作用）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相對的。互相排除的對立的鬥爭，却是絕對的，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甯全集，十二卷，三三四頁』）

據列甯的定義，這個規律就是要：

『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與社會也在內）的一切現象與過程中之矛盾的，互相排除的，對立的傾向。』（同上，三三三頁）

於是，從列甯的觀點看來，（列甯正表現着辯證法唯物論的觀點），對立的鬥爭，是絕對的，是外界宇宙的一切現象中所存在的。

德波林給這個問題以另一種解釋。他在其『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文中（附帶的說，這篇文章完全是唯心論的），完全接受黑格爾的唯心論的公式，說：最初只有差別，

這些差別過渡到矛盾，然後就過渡到對立。於是德波林認定一種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沒有對立及其鬥爭。因此，在德波林看來，矛盾並不是出發點。這樣一來，德波林遂做成機械論者的俘虜，雖然他寫了許多文章反對機械論者，而機械論也是不承認對立是物質運動的一切形式裏所絕對存在的。

我們已經屢次指出了，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重要特點，就是他把實踐的革命行動提在第一位。馬克思批評了過去的唯物論之旁觀性。德波林在其所作的黑格爾文集第一卷的序中，當其估計辯證法唯物論時，他連一字也沒有提到這一點，恰恰相反，他所着重指出的，祇是消極性，旁觀性的任務。

「辯證法的……方法所抱定的任務，不是把自己的什麼東西放到物體之中，而是注意物體，考查物體本身的發展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辯證法的方法是唯一真正科學的，客觀的方法。辯證法的方法祇是複製物體發展的過程。」（同上）

在整篇文章當中，作者連一字也沒有說到唯物論辯證法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革命的實踐，這也不是偶然的。

掩蓋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之反無產階級的本質的最鮮明的特點之一，就是理論與實

踐脫離。一九二〇年十月，列甯在俄國共產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已經指示了：

「非有工作，非有鬥爭，則從共產主義的小冊子和著作中所得到的書本上的共產主義知識，是絲毫沒有價值的，因為這是繼續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舊的脫離，這個脫離就是舊的資產階級社會之最可惡的特點。」

理論與實踐脫離就是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特點，這派的代表們之研究哲學，脫離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脫離國際工人運動，使哲學與政治分離，不把哲學去替無產階級政黨服務。這派中幾乎一切的著作家都不願意進行與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掩飾那些進行反對黨的總路綫的鬥爭的小組織份子之方法論上的錯誤。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使哲學與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政策分離，即此牠在客觀上是替資產階級的政策服務了。

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之全部立場，必然要進到放棄理論與實際的聯繫。這在此派的代表們之全部活動中顯然表現出來了。他們的著作，在絕對大多數的情形之下，都是「爲他人的著作而著作的」。（這句話是恩格斯在八十年代用過，以批評與「新

時代」雜誌合作的社會民主黨的作家。這些作家大半是機會主義者。恩格斯寫過：這些「人們原則上不願意研究任何東西，他們所製造的就是論著作的著作和關於著作的著作（現代德國的著作界十分之九是關於他人的著作的著作），在一年之中，他們所寫的作品當然要比另外一些人多的多；而這另外一些人却是努力研究的，而且當他們要寫論及其他書籍的東西時，只因爲第一，他們全部涉獵了這些書籍，第二，在這些書籍中的確有些什麼可以寫的，有什麼值得寫的」。這段話用於批評現在的機會主義的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代表們，用於批評現在企圖穿上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托洛斯基主義式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是再確當沒有了。）

孟塞維克化的唯心派沒有根據革命時期的新經驗去研究歷史唯物論的任何一個問題。沒有執行列寧關於如何去研究辯證法的直接指示。列寧在『論戰鬥唯物論的意義』一文中指示了，必須以唯物論的觀點去研究辯證法，就是說，必須去研究『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在其歷史的與政治的著作中所實際應用了的』那種辯證法，必須在辯證法的那些模範中，「在經濟關係方面，在政治關係方面的那些模範中，即最新的歷史，特別是現代的帝國主義戰爭與革命所給予非常多的那些模範中，」去研究辯證法。

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代表們已經不能給予這樣的研究。他們的全部立場障礙了這樣的研究。這個立場障礙了他們，使其不能了解哲學家的列寧，不能估計和執行列寧的指示。這派的唯心論的抽象的形式主義的立場，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急進派之階級立場，障礙了上述的一切。

列寧在許多著作中着重指出了，抽象性，空洞性，理論與實踐脫離，依靠公式，形式主義——所有這些過失都與唯物論辯証法的實質相矛盾。舉例來說，布哈林在其『過渡時期的經濟』一書中說過：『在所謂「民族國家」在戰前的時期已經是最純粹的（着重點是列寧加上的）虛構。』列寧反對這段話在這段話的旁邊批了：

『不是最純粹的虛構，而是不純粹的形式。對於「辯証法唯物論」的違背，就是在邏輯上（不是物質上）跳過幾個具體的階段。』（列寧叢刊：十一卷，三九九頁）

布哈林在該書中說到『辯証法的否定』，但是他沒有具體的指示，這個否定究竟在什麼地方，這個公式並沒有拿適當的事實來證明；因此列寧對於這段話指出：

『作者亂用「辯証法的否定」的詞句：非首先拿事實來證明，以慎重的態度出

之，則不能應用這個詞句。」（同上，三七八頁）

列寧在其「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的摘記稿本中抄錄了恩格斯用以反對機會主義的批評。恩格斯指出了：機會主義者

「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在第一位，并且這樣來掩蓋最切近的具體問題，這些問題在事變一起，在政治危機一來，就要自己把自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從這裏所產生的結果沒有別的，無非就是在緊急關頭黨突然表示沒有辦法，對於有決定意義的問題，黨內充滿着莫明其妙和不統一，因為這些問題從來都沒有討論過。」

在這段話的旁邊列寧寫道：

「抽象的提在第一位，具體的蒙蔽起來！好極了！主要的都做到了！」

列寧叢刊，十五卷，二二七到二二九頁。

這類的指示可以舉出很多。

這樣一來，我們看見，列寧如何作了鬥爭，以反對機械的應用現成的公式，反對不會和不願意在矛盾中和在複雜中理論上去思索現實的環境，反對不會具體的思索。列

寧不倦地揭破和指斥離開辯証法唯物論的這個基本要求。

這裏不能詳細的去分析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的不正確立場與錯誤論斷的整個系統。這需要許多論文。此地我們祇是再指出理論上非常重要的一點，這就是：孟塞維克化的唯心派不正確的把辯証法與認識論對立起來，使辯証法與認識論分裂。對辯証法不正確的唯心論的了解也就在這裏。舉例來說，德波林在其『馬克思與黑格爾』的一文中說：

『作爲方法論而與認識論相對立的辯証法之意義，已爲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及其最偉大的代表們所完全認識了。』

他所謂「最偉大的代表們」，顯然是指普列漢諾夫而言的。對於普列漢諾夫這真是對的，因爲他對於辯証法與認識論的統一的問題，沒有加以應有的注意。但是，如果以爲馬克思與恩格斯把辯証法與認識論分離，把這兩者對立起來，那是完全不對的。列寧表示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他說：『辯証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列寧又說，這是問題的實質，而對於這種「實質，就是普列漢諾夫沒有注意，至於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更不用說了」（見列寧著的『論辯証法問題』）。

從問題的這種提法中，便得出理論上許多最重要的結論。現在我們祇指出其中的幾個結論：這可以保證對認識論問題的研究之非教條式的，而是歷史的態度。這就是說，在研究認識論問題時，要注意到人類全部的實踐。這可以保證認識論是真正唯物論的，使牠不會脫離被認識的對象，這是選定唯物論的道路——由事物到認識，而不是由認識到事物。認定辯証法是認識論的觀點，給予一個保證，不會造成什麼脫離具體現實的特殊領域，不會產生如黑格爾方法中的抽象系統，永久範疇的系統。

馬克思在其給安寧科夫的信中指出這種錯誤的例子，就其那些教條派（即把科學與生活分離，重複爛熟的論點，不會反映活的生活所引起的變化的人們，亦即是不使理論與實踐聯繫起來的理論家），這些教條派企圖在法國大革命前夜保留國王和衆議院與參議院，作為社會生活的組成部份，成為永久的範疇。馬克思說：

『在十八世紀有許多間接的頭腦，企圖找出真正的公式，來以平衡社會階層，國王、國會等等，然而到了第二天無論國王，無論國會，無論貴族，通通都沒有了。這種矛盾之真正的平衡，就是一切社會關係之推倒，這些關係曾為這種封建生存之基礎，且為這些封建生存間的矛盾之基礎。』

「間接的頭腦」不把自己的認識與永久變化的客觀的物質的現實聯繫起來，或者祇是口頭上這樣做。

如果要求具體思維的辯證法，在整體中去把握全部客觀的現實，而且又是認識論，那末這給予一個保證，使善於以辯證法為指導的人們，不至陷於如一切教條派所處的那種不愉快的與可笑的地步。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唯物論，教人以辯證法的態度去研究認識論的問題，要研究由不知進為知的過渡。辯證法是人類認識的屬性，因為在我們的認識中反映着客觀世界（自然界與社會）之辯證法的運動。辯證法唯物論不認為認識的每個結果是最終的，同時，不懷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克服着一切障礙的人類認識之生活性、有效性、真實性、客觀性、強大性。

人類思維的發展是基於社會生產勞動之發展而進行的。列甯說：

『黑格爾與馬克思事業之繼續，應當在於對人類思想、科學、與技術的歷史之辯證法的研究中。』（列甯叢刊，九卷，一三九頁）

應當就在這個基礎上去研究對立的統一：理論與實踐，我們所處的宇宙之實在的關

保與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着這些實在關係而發生的抽象概念，研究這些概念在達到已定目的的活動中的檢查，研究這些概念之經過人類的實踐而實現。

在研究與制定唯物論辯證法的工作中，必須按照列寧的道路而進，進行鬥爭，以反對辯證法之機械論的否定，反對對辯證法之唯心論的曲解，反對孟塞維克化的唯心論，揭發與揭破這些派別的錯誤，指出改正這些錯誤的道路，並且實行改正這些錯誤，使理論為無產階級革命而服務，把理論與無產階級鬥爭的實踐聯繫起來，使哲學變為徹底黨派性的。

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之下，當階級還未消滅的時候，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只有在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趨向、思潮、影響、意識等的鬥爭之中，才能够存在和發展。

五 自然界的辯證法與我們的認識

我們已經說過，唯物論辯證法是對於整個宇宙和自然界以及人類社會的研究所不可代替的武器。至於自然界的研究，那末，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對於自然科學

的整個領域，曾經有莫大的興趣。在這個領域中，恩格斯做了許多事情，他在『反杜林論』一書的第一部份敘述了他自己的研究的結論，而且作了關於『自然辯證法』的大著：可惜他自己來不及發表這個大著（已存的原稿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學院出版了）。恩格斯的結論就是：在自然界，發展是依辯證法爲規律而不是依形而上學的規律；而進行的，這個結論已爲現代的自然科學顯然證實了。列寧也指出了這一點，列寧是恩格斯以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而從事於現代自然科學重要部門之一，即現代的物理學的狀況之研究。

自從恩格斯研究了自然科學（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科學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唯物論辯證法家的列寧，研究了這些新的材料，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明了現代物理學之危機，指出了科學研究所應當走的道路。

列寧分析了現代各種理論，進行了反對神甫主義（唯心論）的鬥爭，這種神甫主義不能給現象之科學的解釋，回避對於自然界發生的事物之真正的認識，牠是反科學的，牠要進到思想的停滯和觀念的反動。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後的幾年中，由於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所開展了的那些爭論，列寧

曾經詳細地研究了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問題。關於每一個問題：關於物質與經驗問題，關於感覺與認識問題，關於空間與時間問題，關於因果聯繫問題，關於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問題——列寧都指出了在哲學中有兩條路線：唯心論與唯物論。唯心論認為一切基礎都是建築於精神（亦即是上帝）之上，精神是與我們的意識相同的或相類的（唯心派使我們的意識脫離其與物質之真正的聯繫）。列寧分析美國主教伯克利的哲學，作為標本式的唯心派之哲學模範（見『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唯物論認為把精神、意識、當作一切的基礎，是不對的。一切的基礎建築在物質之上，物質是並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的，牠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中，而存在於我們的意識之外。這種外界的物質世界影響我們的意識，反映於我們的意識中，決定我們的意識。物質是最先的、基本的、意識是次等的，分出的。意識與他物質有密切的聯繫，意識是物質的屬性，是有機物——我們的頭腦的屬性，是頭腦活動的產物。意識反映外界的宇宙。非有頭腦，則不能有任何的意識，任何而思想。但是，認為精神是一切的基礎的唯心派，却把思想與頭腦分離了。在唯心論的了解中，事物的整個過程被形容為倒置的形式，按照唯心派的見解，物質是由精神而生的。然而，事實上，正如唯物論所完全正

確教訓的一樣：並沒有任何的『精神世界』，並沒有什麼『別的』，『另外一方面的』世界，世界只有一個，而這個世界的統一，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是在牠的物質性中。

經過我們的感覺機官，我們得到處於我們以外的物質世界（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印象。這些感受便給予我們的認識的材料。我們在自己的意識中反映出這個世界，因為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份。思維融化着感受，而現實就在其中反映出來。這就是辯證法唯物論對於我們的認識的了解。物質的對象與我們的意識，也是一種『對立的統一』。不能把外界宇宙與我們關於他的意識混淆起來，雷同起來，如伯克利這類的唯心派所做的一樣。在外界的對象與我們關於牠的意識之間有一個對立，這不是相同的東西。但是，這個對立不是絕對的——在外界的宇宙與我們的意識之間沒有分離。這裏有個統一，就是說，非有物質世界與人們的頭腦，則不能有上述的意識。這裏所以有個統一，又因為我們的意識一般地和整個地正確地反映着客觀的世界。關於這一點，列寧在『唯物論與經濟批評論』一書中給了最精當的說明。

恩格斯和列寧的說明之本質，就在於我們認定我們的認識在其發展的每個歷史階段中，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近似的，可是我們應當在每個科學理論中（不管牠的一切缺

點)找到客觀真理之一滴，找到外界宇宙的正確反映之一部份。必須善於領會和發展這個真理，不管我們的認識之歷史性與過渡性。在黑格爾的著作中，有許多錯誤的東西，許多的神祕，唯心論，神甫主義，但是其中却有辯証法的基礎。必須從不正確的，幻夢的，陳舊的形式中，找出正確的，天才的東西。唯物論辯証法最偉大的名手——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正是這樣做了。

在我們的認識中包含有絕對的真理，這首先就在於其中反映出外界的宇宙。我們的認識之正確性，是由實踐所考驗和證實。

無論舊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無論黑格爾，都不會把辯証法應有盡有地用於我們的認識的發展過程中。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然後就是列寧——辯証法唯物論的代表們，才能够這樣做了。列寧在其一種哲學稿本中寫道：

『智慧(人)之接近個別事物，事物之攝影(等於概念)，不是簡單的，直接的，呆板的鏡子式的動作，而是複雜的，分歧的，屈折的動作，其中包含着幻想與生活分離的可能；而且包含着抽象概念，觀念之變化(而且是不著目的，人所不知的變化)成爲幻想(歸根結蒂即等於上帝)之可能。因爲在最簡單的歸納中，在

最單純的一般觀念中（一般的『棹子』），就有相當部份的幻想。」（列寧叢刊，十二卷，三三九頁）

各種各樣的幻想（關於死人的力量與權力，關於妖怪，關於上帝和各種沒有肉體的力量，關於一切的鬼怪東西等等）之變化，形成，是在各種複雜原因的動作影響之下而起的，而這些原因的基礎是建築於人類之依賴壓迫他的環境，自然界的力量，社會的力量，即在他看來是外界的和莫不相關的力量之上的。在這個基礎上也就創造出一切可能的迷信，宗教等等。

真正適當的應用於我們的認識上的唯物論辯證法，——即估計到我們的意識是由不依賴意識而發生的物質世界的發展過程所決定的，而在認識着的人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一份子和參加者，——這便是反對神甫主義，反對思想的僵石化，反對以呆板的抽象，即引導到智力的停滯的抽象來代替智慧之活的工作，之最好的武器。

舊的物質理論說，物質是由不可分割的最簡單的份子——原子所構成的。新的發現指出了，原子不是簡單的，而是非常複雜的。可以把原子分化為更小的分子——電子。自然科學家發現了這些分子的運動規律，異於許多物質之更加遲慢無比的運動規

律。不懂辯證法唯物論的學者從這裏便得出結論，說原子的消滅，物質亦隨之而消滅，說我們的認識是無力的，說我們不能認識現實的世界，這是說，他們已經陷於唯心論與不可知論的觀點上了。

列寧指出了，引導到放棄舊的科學理論之新發現，要加深我們對於物質的認識，這些發現證實辯證法唯物論之正確性，辯證法唯物論教人接近科學真理，不是接近不變的教條，而是接近客觀過程之相對正確的反映，而在科學發展中的每一步驟應當改正與完善這些反映。新的發現并不動搖我們能夠認識物質的這個基本立場，反之，這些發現證實我們的認識之力量與深奧。

由於列寧具有善於領會唯物論辯證法的這種天才，所以他在研究自然界現象的問題中能夠說出了自己的新意見，而且他不是一般地說出，而定給了確切的指示：自然科學家——按其天性多半是唯物派——的錯誤在什麼地方，他們由於不懂辯證法而離開唯物論的退步是接着那些路線，是在什麼地方。

列寧以辯證法的態度批評了他們的錯誤，分出正確的東西，改正錯誤，指出應如何去進行科學的研究。

列一段話：

一八八五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再版的序言中關於自然界的辯證法寫了

『辯證法了解之正確性，被自然科學日積月累的事實所逐漸證實。』『現在自然科學正處於這樣的發展階段，牠已經不能逃避辯證法的歸納，如果人們沒有忘記，已有的經驗所由歸納起來的結果，就是概念；而運用概念的藝術不是天賦的，也不在於通常的健全頭腦的意思上，而要有真正的思維，思維又有了像實驗自然科學那樣長久的歷史。自然科學領會二千五百年以來哲學發展所達到了的結果，那末，一方面牠從一切孤立的，站在牠的外面和上面的自然哲學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從自己本身的由英國經驗論所遺傳的皮相的思維方法中解放出來。』(恩格斯；

『反杜林論』)

我們把自然界了解爲物體(始於行星，終於原子，電子，伊太)的總和，這些物體處於經常的相互動作中，運動中，改變形式，質量，由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等等；如果不利用辯證法，便不能了解物體的這種運動，這些過渡(比方，由無機物過渡到有機物等等)。

這裏必須說明物質之哲學觀與物理學觀之間的區別。承認物質之存在，承認外界的客觀的宇宙是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在我們的意識之外存在着，這是絕對正確的。外界宇宙影響我們的感覺，反映於我們的意識中。對於外界宇宙的客觀真實性的這種承認，就是絕對真理，每點鐘，每分鐘，在事實上，在實際上，都證實絕對真理。這就是唯物論宇宙觀之基礎。物質世界是原則上可以認識的，因為「認識的機器」（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不是處於世界之外，而是世界的一部份。這種「認識的機器」——思想的人們，人類的社會——是長期發展的結果。人類之存在與發展，是人類的力量與生活力最好的證據，同時也是人類認識之力量與生活力最好的證據。

物理學以及其他各種科學的理論，就是相對真理。這些理論接近於客觀世界（例如物質之物理結構等等）的認識，日益深刻的了解這個世界，但是無論何時不能給予最終的無遺的認識，使人可以安心的最終的真理。列寧在其「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一書中說道：

「關於物體結構，關於食物的化學成份，關於原子和電子等的科學學說，可以陳舊而且陳舊着，但是下面的真理是不會陳舊的：人不能以思想為活，也不能祇用

一種拍拉圖式的戀愛而生育子女。」

六 社會發展的辯証法

社會發展也是在矛盾中進行的。在這裏，唯物論辯証法無論對於社會現象的研究，無論對於無產階級真實鬥爭的領導，都是不可代替的武器，是為歷史的活動。歷史是由人們所創造的。但是，至今不能夠自覺的去領導歷史的發展。只有在共產主義完全勝利之後，人類才能支配自己的歷史發展的過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過：

『生產資料過渡到整個社會手裏，則商品生產便隨之而廢除，同時生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而廢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代之以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個人的生存競爭就要停止。只有在那時候人類（該字的原意）才從動物界中最後分化出來，由動物學的生存條件中過到真正人類的生存條件。一切由人們所創造的和至今壓迫人類的生活條件，那時候將要服從人們而受人們的監督，人們第一次成爲自覺的，真正的自然界主人，因爲人們將要在統一了的社會之中

成爲自己的生產關係的主人。他們自己的社會活動之規律，至今是同他們對立着的，對於他們是異己的，統治着他們的那些社會活動的規律，以及自然界的規律，到那時候將要被他們完全自覺地運用，因此，也就要將服從他們的統治……。

只有那時候，人們才開始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有那時候，由他們所使之運動的社會原因將在很大的和日益增進的程度上發生人所願望的結果。這將要是人類從必然世界進到自由世界的突變。」（恩格斯：『反杜林論』）

當然，這個『突變』不能這樣去了解，以爲牠是起於頃刻之間的，這個突變是『從全世界歷史的轉變觀點上去看的轉變』，是進到新的社會形式的過渡。這些突變可以經過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的時期，如像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所指出的那樣。『從必然世界進到自由世界』的這個『突變』，現在在我們國裏，由革命理論武裝起來的列寧黨領導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行着。現在已經表現出我們的經濟中計劃性之優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速度之迅速。

『對立的統一』，經過矛盾的運動的規律，在社會發展過程中，首先表現於社會的生產活動中以及階級鬥爭中。在現代的社會中，資本主義國家裏，佔統治地位的是大

規模的生產，而基本的矛盾是存在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上面我們已經指出了，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特別注意無產階級鬥爭，正是把這個鬥爭放到特別重要的地位。他們認為領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自己的基本任務，他們把一切其他利益去服從這個鬥爭的利益。

當馬克思應用辯證法唯物論去研究社會的時候——他發現了社會發展的基礎，就是生產的發展。物質的生產就是社會生活的基礎，因為牠保障人們的生存。人們要生存，首先就要吃飯，供養，要有房子住，要有衣裳，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等等（恩格斯）。人們生存所必須的物質上的東西，應由勞動創造出來。從自然界獲得這些東西，製造已獲得的材料，適應人的需要，這便構成人類社會生產活動的內容。為人的生存所必須的人的勞動，對於人類社會的全部制度，有決定的影響。

辯證法唯物論用於人類社會的歷史中，便在馬克思所創造的階級鬥爭論中得了鮮明的表現。馬克思指出了，階在級社會中發展是經過階級鬥爭而進行的，而階級鬥爭就在革命中達到最高的緊張程度，革命就是人類社會生產力與這些生產力所由發生作用所由發展的那些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的結果。舊的生產關係與這些條件之下不能自由

往前發展的生產力之間的這個矛盾，在資本之下，是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剝削階級的鬥爭之中表現出來。於是，革命階級的鬥爭把社會發展向前推進。

馬克思把階級鬥爭稱爲「發展着的生產之戰鬥」（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維德美爾的信）。

馬克思不是發現階級存在及階級鬥爭的第一個人，這一點他在給他的朋友維德美爾的信中已經說過了。但是，馬克思最先給了詳盡的解釋，說明了階級劃分的基礎（這正是生產發展的一定的程度）。馬克思最先徹底說明了現代無產階級的鬥爭的意思與內容，說明了這個鬪爭的歷史意義，指出了無產階級的全世界歷史的作用，而且指出了消滅階級的道路與條件，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過渡到無產階級的社會。馬克思最先發現了社會發展的一般的規律，而且把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變成了科學。

一八九九年列寧在一篇文章中說過，馬克思理論

『最先把社會主義從烏托邦變成了科學，規定了這種科學的堅固的基礎，而且指出了應走的道路，而往前發展這種科學并且研究明白這種科學的一切部分。牠

（馬克思理論——譯者註）揭發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說明了：工人的雇傭，勞動力的購買，如何掩蓋着千百萬無產民衆被少數資本家、地主、工廠主、礦山

主等等所奴役。牠指出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如何趨向於大生產的排擠小生產，如何造成那些使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變成爲可能和必要的條件。牠教人在根深蒂固的習慣、政治陰謀、巧妙法律、狡猾學說的外殼中去看出階級鬥爭——各色各樣的有產階級與無產羣衆，與無產階級的鬥爭，而無產階級則站在一切無產者的首位。牠說明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真實的任務：不是虛構改造社會的計劃，不是向資本家及其忠僕鼓吹改善工人的地位，不是舉行陰謀，而是組織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領導這個鬥爭，這個鬥爭的目的，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收權和組織社會主義的社會」（『我們的綱領』，見列寧全集卷二，四九一頁）。

如果這樣去想像社會生產的過程和一般社會發展的過程：以爲這個過程是離開人類的自覺的努力而進行的，如像自然界某種現象所表現的一樣（四時的變化，河水中的冰流，日蝕等等），那末，這是完全不對的。問題的實質就在於：人們以自己的生產活動，以自己的羣衆行動，以階級鬥爭，在創造着歷史。人們在他們從先代所得到的那個基礎上，自己在製造和創造自己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歷史的發展由異常複雜的道路進行。在人們既經獲得的生產力與已經再不能適應這些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之間，

發生着衝突。發展是經過階級鬥爭而進行的（自從社會分成階級以後），而階級鬥爭在各種形式中表現出來：在思想形式中，在哲學方面，科學方面，政治方面等等，在純粹肉體形式中——在個別民族的各階級之間以及各民族之間的鬥爭，殘酷的戰爭。社會發展的一切內部矛盾，都由「羣衆實際的暴力的行動」得到解決（一八四六年馬克思「給安寧科夫的信」）。

在階級社會中的「秩序」與壓迫，是由暴力，由剝削者的國家有組織的力量所支持着。要廢除、破壞這個「秩序」，而代之以新的，只有革命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而在我們的時代，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做到；無產階級專政是在革命以後所建立的，其目的在於創造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在馬克思和列寧看來，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中最重要，有生氣的，左右一切的關頭。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一九〇五年列寧在「兩個策略」的小冊子中引了馬克思這句格言，而稱革命爲「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紀念日」。接着列寧又說：

「無論何時民衆都沒有像革命時候能够表現出是新社會秩序的這樣積極的創造

者。」（『兩個策略』）

在另一篇論文中，列寧指出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意義之最高估價，同時說道：

「馬克思主義與一切其他社會主義理論的區別之處，就是把事物的客觀形勢與進化的客觀過程之分析中的完全科學的清醒態度，與最堅決的承認羣衆（當然，能夠感覺與實現和某些階級的聯繫的個別的個人、團體、組織、政黨也在其內）之革命毅力，革命創造、革命主動的意義，非常之好的聯結起來。」（『反對抵制』）

這個指示使我們進到辯證法唯物論的異常重要的方面——承認積極性和革命實踐的全部意義。人們創造歷史。歷史科學研究人們以那些方法去創造歷史，那些階級力量完成歷史行動，歷史發展如何完成。但是只一個研究，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限於研究。我們不但應當研究歷史，而且應當創造歷史。創造歷史比之研究歷史（當然，這也是完全必要的），是更重要和更有趣的事情。無論馬克思，無論列寧都指出了，舊唯物論的缺點就是牠不會「了解和估計革命實際行動之條件與意義」。他們都認為喪失了這一方面的唯物論，是半途的、片面的、死的唯物論。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能夠脫離這一缺點。列寧（和馬克思一樣）在其整個的活動中

都是革命的唯物論辯證法之超絕的代表，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兼有「事物的客觀形勢之分析中的科學的清醒態度」，完全聯結「革命的主動與毅力」，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戰略家與策略家。

讀者在列甯的各種論文中從這方面可以找到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及其活動的最精彩的估計與說明。我們必須仔細地研究列甯這方面的活動。正是這方面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真正革命的理論，非有革命理論，非有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結合，則不能有馬克思主義，而只會得到機會主義，如像列甯屢次所着重指出了一樣。

列甯的一切著作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有密切的聯繫，滲透着革命的政策。列甯主義的戰略與策略的基本論點之最充分的概論，就是「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的小冊子。此外在「幹什麼？」，「兩個策略」，「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等等的著作中，有許多極有價值的指示。

要完全估計到列甯在領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所做的莫大的和複雜的全部工作，這是莫大的任務，還待將來執行的。無產階級的領袖與理論家的列甯之多方面的工作，仍舊被人研究得很不充分。（比方：國內戰爭的領導者列甯的作用；無產階級專政

的組織與領導者的列甯的工作；甚至是黨的領袖與理論家的列甯的作用，還沒有得了充分的完備的與各方面的闡明與估量）。要估計無產階級的領袖，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的領導者——列甯，那末不是一篇論文中能够做到的，這須要著很大的一本書，而且甚至須要著幾本書。此地我們只能指出列甯主義的革命策略幾個最重要的論點，同時指出：穩固的、堅決的、基於事物客觀形勢之嚴格的科學分析的列甯主義的黨的領導，對於革命勝利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列甯主義正確的繼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及其作用的學說，而基於革命鬥爭的新的經驗把這個學說發展了和加深了。

爲的要領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必須組織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即無產階級最堅決的最先進的部份，牠把工人運動「向前推進」，「了解工人運動的條件、過程和一般的結果」，牠善於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依民族爲轉移的利益，牠在鬥爭的各階段中善於擁護「整個運動的共同利益」，牠「不僅從運動的過去的觀點，而且從運動的將來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去估計運動。

這樣的政黨應當在長期鬥爭最大的原則上的穩固性的精神上加以訓練和鍛鍊。

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寫給伯恩斯坦的信裏這樣說：

「大概每一個大國的工人政黨都只能在內部鬥爭之中發展，這一般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規律的。德國黨的所以成爲現在這樣的黨，就是在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的鬥爭之中生長出來的，在這種鬥爭裏，爭論的本身就發生了主要的作用……道德的說教是醫不好幼稚病的，而在現在的條件之下還要克服一次這樣的幼稚病呢。」

這當然不是說，黨內的各種各色的分歧家是合法的。黨的力量在於牠的統一，根據於原則上堅定的黨綱和策略的統一。這種統一，是由黨反對着脫離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一切種種傾向的鬥爭裏爭取得來的，——反對右的機會主義，那是模糊階級鬥爭，企圖使無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的影響和領導的（這種機會主義的標本就是孟塞維克主義）；同樣，反對那種實質上也是拋棄真正的階級鬥爭，而用「左的」口號，「左」的詞句來掩飾的機會主義（一九〇八到一九一〇年反動時期的「左的」取消派——召回主義派——哀的美敦書派，「前進」報派；一九二四——二六年的托洛斯基主義也是這樣的「左」的表現）。反對那種掩蓋機會主義的調和主義的鬥爭也是非常之重要的。調和派口

頭上承認着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的正確，而事實上，並不實行反對曲解這個路線的鬥爭（其實還在爲着曲解而鬥爭）。因此，調和派是機會主義之一種極危險的極有害的表現。現在的形勢之中主要的危險是右的機會主義。

列寧永久注重一貫的『沒有寬恕的』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變相的鬥爭，而且會這樣實行這個鬥爭，使得我們必須學習他的例子，知道應當怎樣幹法。列寧不斷的實行一貫的反對右派機會主義的鬥爭（『幹什麼？』『一步前進，兩步後退』，『第二國際的破產』以及其他的著作）。然而同時，列寧也實行了反對『左派』教條主義的鬥爭，這對於爭取羣衆是特別重要的，因爲對於不大有經驗的羣衆，沒有組織的，沒有充分脫離小資產階級的偏見的，在被壓迫和無出路的状态之中絕望了的群衆，那些無政府主義的空談，表面上很『左』的武斷，——右派機會主義的背面，列寧所謂對於右派機會主義『罪惡的懲罰』，——通常會有很大的影響。列寧在自己的著名的，主要是反對『左派』的小冊子『共產主義之中的「左派」幼稚病』裏，給了一個關於黨爲着布爾塞維克主義而實行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的總觀察。列寧在那裏寫着：

『如果第一個歷史任務（吸引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到蘇維埃政權和工人階級

專政方面來)，沒有對於機會主義和社會沙凡主義（註）的完全的思想政治上政治上的勝利，就不能夠解決，那末，第二個任務，這任務現在成了當前的任務了，這任務是要能夠引導羣衆到新的陣地上去，足以保障先鋒隊在革命之中的勝利的陣地上去，這個當前的任務，不消滅左派教條主義，不完全克服牠的錯誤，不除掉這些錯誤，也是不能夠實現的。」

〔註〕沙凡主義（Chauvinism）是最狹隘的狂妄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

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策略的特點是什麼呢？革命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政策，策略的基礎，我們上面已經指出來過的，這是和羣衆的聯繫，這是會領導他們的鬥爭，認定了爭取共產主義的目的，而把羣衆引導到這個目的，提高他們的覺悟性和組織力。共產黨使得運動有覺悟性，使得羣衆的運動有組織力而不可克服。共產黨的理想，是從各國革命的羣衆鬥爭的經驗裏，從那些羣衆的實際鬥爭裏去採取來的，這在上面已經指出。

一切大革命的基本公律都是羣衆的經驗，這是列甯說的。他不止一次的指出：馬克思怎樣看重「羣衆的歷史的發動力」。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英美的社會主義批評

得最激烈的地方，就是牠的脫離工人運動（列寧：『白克爾，『狄茨庚，『恩格爾恩，『馬克思等給』。若爾格等的書信集』俄文譯本序言）。

只有廣泛的開展羣衆的發動力和精力，只有他們的自發的鬥爭得到了覺悟的領導和組織力，然後革命的勝利纔有保障。

羣衆的深刻的同情保證着革命策略的成功。這種同情，應當由長期的，堅決的鬥爭去爭取，在無產階級還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以及在無產階級專政之後，都是一樣的。

『沒有極大多數的勞動者對於自己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同情和贊助，無產階級的革命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樣同情，這種贊助不是一下子就弄得到的，不是表決所能夠決定的，而要由長期的，艱難的，困苦的階級鬥爭去爭取的。無產階級爲着取得大多數勞動者的同情和贊助的階級鬥爭，並不因爲無產階級得到了政權就終結。取得政權之後，這個鬥爭仍舊繼續着，不過在別一種方式之中罷了。俄國革命裏的形勢對於無產階級是非常之順利的（在牠爲着自己的專政而鬪爭的時候），因爲無產階級革命發生的時候，全體民衆都武裝着，全體農民正要推翻地主的政權，全體農民都被社會叛徒派，孟塞維克派，社會革命黨的『考茨基式的』政策所激

怒了。

然而甚至於在俄國，這裏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形勢非常之順利，這裏立刻就形成了全體無產階級，全體兵隊，全體農民的出色的聯合，甚至於在這個俄國，實現了自己的專政的無產階級鬥爭，爲着取得大多數勞動者的同情和贊助的無產階級鬥爭，也化費了好幾個月，好幾年頭。」（列寧：『慶祝意大利，法國，德國的共產主義者』）。

這個長期的，一慣的鬥爭和工作，爲着爭取羣衆的同情，應當有系統的去實行。

應當用策略上的方法 以及共產黨所提出來的任務和目的，去爭取最廣大的羣衆的同情。

無產階級對於革命鬥爭的策略上的領導，應當遵照兩個基本原則。第一，主戰不用什麼一種固定的鬥爭方式去束縛運動，而要運用一切方式。無產階級鬥爭的各種不同的方式是：罷工運動，示威，議會鬥爭，議會的革命的利用，祇要一般情形需要這種利用；以及最高的鬥爭方式：武裝暴動，國內戰爭，無產階級專政。第二，應當利用什麼鬥爭方式的問題，列寧主義是歷史地去解決的，聯繫着整個具體環境的估量。

在挑選手段的時候，必須有最大限度的靈活性。

『馬克思主義——列寧在一九〇六年九月在「遊擊戰爭」那篇文章裏寫着——和一切原始式的社會主義的不同，就在於牠不用什麼一種固定的鬥爭方式去束縛運動。牠承認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而且並不『空想』出什麼方式，而只不過綜合，組織，使得運動過程之中自然發生的革命階級的鬥爭方式能夠得到自覺性。馬克思主義無條件地敵視一切種種抽象的公式，一切種種教條式的藥方，牠要求對於正在進行着的群眾鬥爭要有注意的態度，這種鬥爭跟着運動的發展，跟着群眾自覺性的生長，跟着經濟政治危機的劇烈化，儘在產生新的，越來越複雜的防衛和進攻的方法。所以，馬克思主義無條件地不拋棄任何一種鬥爭方式。無論怎樣，馬克思主義決不限於只在當時是可能的那些鬥爭方式，牠承認，跟着當前社會形勢的變化，新的，當前時期的行動者所不知道的鬥爭方式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學習着，如果可以這樣說，那就是向群眾的實踐學習着，牠不會用「系統家」在公事房裏所空想出來的鬥爭方式去教訓群眾，牠離得這種野心很遠呢

列甯在「共產主義之中的「左派」幼稚病」裏，也同樣指出學習一切，沒有例外的學習一切鬭爭的方式的必要，要竭力去利用牠們，爲着同樣有效的應用牠們，準備着環境的種種變化，這些變化在革命時候是來得很快的，突然的，因此，也就有變更鬭爭方式的必要。

「一般的歷史，部份的來說，就是革命的歷史，——列甯在那本小冊子裏說，——永久比較那最好的政黨，最先進的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情形，還要有更加豐富的內容，還要更加複雜，更加多方面，更加活潑，更加「狡猾」。這也很自然，因爲最好的先鋒隊只表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幻想；而實行革命的，在一切人類能力特別高漲和緊張的時候，却是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鼓動起來的幾千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幻想。從這裏，可以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爲着實行自己的任務，應當要會運用社會行動的一切方式或方面，沒有絲毫的除外，（在取得政權之後，去做完那些取得政權之前所沒有完成的事情，有時候是非常之冒險的，帶着極大的危險的）；第二，革命階級應當準備着最快的，最突然的用一種方式去代替別種方式。」（參看：「共產主義之中的「左派」

幼稚病」)

共產黨一定應當運用一切鬥爭方式，因為只有在自覺地爭取共產主義的先鋒隊，能夠保證牠的組織上領導上的影響的時候，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鬥爭，才是真正的階級鬥爭，才能够引導到共產社會的創造。

列寧在『游擊戰爭』那篇文章，說一切鬥爭方式都會變壞的，如果這些方式的利用，在互相之間沒有一定的配合，而且不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有人說：游擊戰爭使得覺悟的無產階級接近墮落的醉鬼和赤腳漢，這是不錯的。然而從這裏，祇應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無產階級的政黨無論什麼時候也不應當把游擊戰爭認為唯一的，甚至於主要的鬥爭手段；這種手段應當服從別些手段，應當同主要的爭鬥手段配合起來，應當被社會主義的文化上組織上的影響所改善。而沒有這最後一個條件，一切，沒有例外的一切鬥爭手段，在資產階級的社會裏，都會使得無產階級接近牠之上或是牠之下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階層，這些鬥爭手段在其自然的去進行，當然會弄壞，曲解和賣淫化的。罷工，任其自然的進行，會變成『Aliances』——工人和老板聯合起來反對消費者的協定。議會會變成

妓院，那裏一幫資產階級的政客零躉拍賣「民衆的自由」，「自由主義」，「民權主義」，「共和主義」，及教會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其他的通行的貨色。報紙變成了大家可以使用的媒婆，變成了謊騙羣衆的工具，粗俗地迎合羣衆的低級本能的工具等等。社會民主黨并不知道有什麼萬能的鬥爭方式，可以用一座萬里長城把無產階級和站在牠之上或是比牠稍稍低下的階層，隔離起來。社會民主黨在各種不同的時代應用各種不同的手段，永久要嚴格地用一定的思想上組織上的條件去限制這些手段的應用」。

選擇鬭爭手段的問題，只應當估計着整個的具體的客觀環境去決定。這裏，我們就要說到上面所指出來的第二個基本原則。

列寧在「遊擊戰爭」那篇文章裏說：

『馬克思主義對於鬭爭方式的問題，無條件地要求歷史的考察。把這個問題放在歷史的具體環境之外——那是不了解辯證法唯物論的初步。在經濟進化的各種時機，受着各種條件，政治的，民族文化的，風俗的等等條件的支配，某種鬥爭方式升到第一等的地位，成爲最主要的鬥爭方式，而同時，那些第二等的，輔助的

鬥爭方式也會有形式上的變化。關於某一種一定的鬥爭手段，不去詳細考察當前的運動在牠當時發展階段上的具體環境，就想回答一個「是」或是「不是」，——那是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策略建立在對於整個客觀環境的估計之上，而且這種估計是爲着要向前進行，而不脫離群眾，要同着群眾前進，領導着群眾前進，引導着他們，幫助他們進到更高的階段。不要在困難之前退却，而要克服這些困難，——越來越廣泛的吸引着新的力量，促進群眾行動的開展，提高群眾的組織力和覺悟性，有系統地，一貫地實行進攻，不要容許領導方面「在邏輯上」（在思想上實行）跳過幾個具體的階段，——列甯有一次是這樣說的，認爲這是反對辯證法唯物論的很大的罪惡。

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之中，在這樣的領導之下，群眾在自己的行動裏面，在自己的錯誤，失敗和勝利上，學習着革命的政策，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的程度。

列甯在『卡爾、馬克思』那篇文章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策略」的一章裏，給了一個非常之好的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策略的本質的說明。

『馬克思所規定的無產階級策略的基本任務，是嚴格地適合於他自己的唯物辯

證法的宇宙觀的一切觀點的。——列甯在那裏這樣寫着。——只有對於某一個社會的一切階級，絕無例外的一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全部總和的客觀估計，因此，也就是對於這個社會的客觀發展階段的估計，以及對於這個社會和別些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估計，才能够作爲先進階級的正確策略的支柱』

關於這一個問題的非常寶貴的地方，可以參看上面所提到的列甯的著作：『共產主義之中的「左派」幼稚病』。爲着要做一個唯物辯證法者，單是一般的重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完全不夠的。應當要研究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經驗，要會反映這個鬥爭的具體環境，着重的指出基本的任務，提出正確的口號，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找着練條上的當前的一個環子，這整個練條，是非得抓住這個環子不能够牽得住的。

（節譯——原文是列甯選集第六卷上冊的導言）。